

新唐書

冊三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

三鄭高權崔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宦餘慶少善屬文擢進士第嚴震帥山
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擢庫部郎中爲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
選浮屠法湊以罪爲民訴闕下詔御史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或大理卿鄭
雲達爲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參按述故史也餘慶劾述猥賤不宜與三司
雜治時韓其言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多傳經
義素善度支使于頽凡所陳必左右之頽坐事貶又歲旱饑朝廷議賑禁衛十
軍爲中書史漏言疊二忤故貶郴州司馬順宗以尚書左丞召會憲宗立卽其
官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
爲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貲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

紹執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後渙以贓敗帝寢聞叱去事善之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醫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徼幸路不可權者不悅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朱泚亂都輦數驚太常肄樂禁用鼓餘慶以時久平奏復舊制出爲山西道節度使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時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廷而少衣綠者品服太濫人不以爲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及餘慶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乃詔爲詳定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爲副崔郾陳佩楊嗣復庾敬休爲判官凡損增儀矩號稱詳衷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爲太子少師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

年七十五贈太保謚曰貞帝以其貧特給一月奉料爲贈襚餘慶少砥礪行己
完潔仕四朝其祿悉賙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麤狹至官府乃開肆廣大常語
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大抵中外姻嫁其禮獻皆親閨之後生
內謁必引見諄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幢
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
每命餘慶必誠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詆其沽激餘慶不屑也奏議
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與從父絅家
昭國坊絅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子澣

澣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焉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
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遷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時刺史或迫吏下
紀功愛涵請責觀察使以杜其欺餘慶爲僕射避除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文宗
立入翰林爲侍講學士帝使猝擷經史爲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擿問之
隨卽酬析無留答因賜金紫服累進尚書左丞出爲山西西道節度使始餘慶

在興元創學廬澣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戶部尚書召未拜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宣四子處晦從讜尤知名

處晦字廷美文辭秀拔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節度使卒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處晦謂未詳更撰明皇雜錄爲時盛傳

從讜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遷累左補闕令狐綯魏扶皆澣門生數進譽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爲吏部侍郎銓次明允出爲河東節度使徙宣武以善最聞改嶺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龐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讜募土豪署其酋右職爲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僖宗立召爲刑部尚書久之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國昌間邊多虞入據振武雲朔等州南略太谷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之賊數負傳圭斬軫以徇彥球所部反攻傳圭殺之劫府庫爲亂朝廷以爲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讜檢校司徒以宰相秩復爲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擇參佐從讜卽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

勳員外郎趙崇爲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
長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爲小朝廷言得才多也時承軍
亂剽掠日旁午從讜旣視事姦無瘦情乃推捕反賊誅其首惡以彥球本善意
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曠無餘猜故得其死力渠凶宿狡不敢發發又輒
得士皆寒毛惕伏會黃巢犯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讜發部兵屬北面招討副使
諸葛爽入討從讜團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而李克用謂太原可乘以沙陀兵
奄入其地壁汾東釋言討賊須索繁仍從讜以餼醪犒軍克用喻謂曰我且引
而南欲與公面約從讜登城開勉感槩使立功報天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
然陰縱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讜追安使與將王蟾高弁等踵擊亦會振武契
苾通至與沙陀戰沙陀大敗引還卽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讜合諸將命
持安出斬之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繇嵐石
並河而南獨克用從數百騎過辭城下從讜以名馬器幣歸之明年賊平詔克
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曰方省親鴈門願公徐行從讜卽日以監軍周從寓知

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敕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黃頭軍以糧少劫其貲從讜間走絳州方道梗不通數月召拜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帝至興元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還第卒謚文忠從讜進止有禮法性不矜滿沈毅有謀在汴時以處晦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辰於後生數稱譽之辰後位宰相張彥球者拳摯善斷累破虜有功奏爲行軍司馬後署金吾將軍初盜流中原沙陀彊悍而卒收其用者蓋從讜爲太原重也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二鄭云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山以養母不干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表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曆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爲萬年尉崔祐甫爲相擢左補闕出爲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解訖喪遷吏部貞元初詔擇十省郎治畿赤珣瑜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爲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

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贊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賤斂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僦運勞凡迎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挂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爲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爲罪尹宜坐之終不爲萬人產渙也故下無怨讐時謂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復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爲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緡帛入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順宗立卽遷吏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爲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奄人攘撓政機章執誼爲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輶饔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臥

家不出七日罷爲吏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卒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謚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謚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成漢也況珣瑜名臣二謚不嫌巽曰謚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謚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子覃

覃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官爲和糴使覃奏罷之穆宗立不卹國事數荒昵吐蕃方彊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卽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狃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王承元徙鄭滑節度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臣勞安其軍詔覃爲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始鎮人慢甚及覃傳詔開最大義軍遂安承元乃得去寶曆初擢京兆尹文

宗召爲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覃於經術該深諳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
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爲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
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爲侍講學士德裕旣相以爲御史大夫帝嘗謂
殷侑善言經其爲人鄭覃比也宗閔猥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
曰覃侑之言宅人不欲聞惟陛下宜聞之俄德裕罷宗閔復用覃繇戶部尚書
下除祕書監宗閔得罪遷刑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判國子祭酒李訓誅帝召
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陽郡公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
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
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且設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帝嘗
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因指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久則晦不治飾何由復
新覃曰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比皆不攝職事至慕王夷甫以不及爲斬此本于
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
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爲天子道

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
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譏謔願陛下不
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邪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
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瘠府庫殫
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
以之覃旣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祿廩比王府官再遷
太子太師開成三年皇帝多出宮人李珏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吳
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爲無益放之盛德也覃又推贊曰晉以
采擇之失舉天下爲左衽宜陛下以爲殷鑒帝善其將美以病乞去位有詔解
太子太師許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俄罷爲尚書左僕射武宗初李德裕復
用欲援覃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仕卒覃清正退約與人未嘗串狎位相國所
居第不加飾內無妾媵女孫適崔臯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昏權家覃之侍

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爲天子言故終爲相然疾惡多所不容世以爲太過憚之始覃以經籍刊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子裔綽

裔綽峭立有父風以門廕進爲李德裕所知擢渭南尉直弘文館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劉潼繇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遷給事中楊漢公爲荆南節度使坐貪沓貶祕書監尋拜同州刺史裔綽與鄭公輿封還制書帝自卽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爲漢公地者遂終不易會賜宴禁中天子擊球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裔綽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墨沒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變色翌日貶商州刺史時猶衣綠因詔賜緋魚後繇祕書監遷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覃弟朗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

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累遷諫議大夫爲侍講學士由華州刺史入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爲鄂岳浙西觀察使進義武宣武二節度歷工部尚書判度支御史大夫復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人李敬寔排朗驅導馳去朗以聞宣宗詰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卽斥敬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它官久之以疾自陳罷爲太子少師卒贈司空始朗舉進士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一旣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爲衛州人九歲通春秋工屬文著語默賦
諸儒稱之父伯祥爲好時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尙幼解衣請代賊義并
貸之寶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孝
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爲有益妨時勦人不得
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爲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爲非禮
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
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
切之報其爲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百姓懷懷無日不惕遣將
攘却亡尺寸功隳外壞地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
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
于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屏屢取足於人
勞罷宛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
贍鯀寡猶當稍息勞敝以喚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

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榷酤之敝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
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
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
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爲風塵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
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于百姓
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
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懼心助
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宮雕琢金玉之爲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
溝洫人到於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
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及制作之初支費尙淺人貴量力不
責必成事貴相時不責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于天地千
福萬祿先後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書奏未報復上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
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臣聞神

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名之名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銷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爲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搒笞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羣情徇左右過計臣竊爲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才異行高第累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爲朔方掌書記子儀怒判官張曇奏抵死郢引拔甚力忤子儀意下徙猗氏丞李懷光引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乘輿懷光反方銳不聽旣又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羣將未集郢恐爲懷光所乘與李鄘固止之會懷光子琟候郢郢因脅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且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豫焉今若恃衆而動自絕于天十室之小必得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

瀆而助順者乎雖大懼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歸國事洩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謂郢抗詞無所愧隱觀者爲泣下懷光慙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撫屍而哭懷光已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召拜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絕請謁顥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遷太常卿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病不能事王叔文黨根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監國而郢以刑部尚書罷明年爲華州刺史政尚仁靜初駱元光自華引軍戍良原元光卒軍入神策而州仍歲餉其糧民困輸入累刺史憚不敢白郢奏罷之復召爲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尚書固乞骸骨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貞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橐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答曰祿廩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郢之相也與鄭珣瑜同拜既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能得乃稱疾不出郢未有

所建白俄與珣瑜免故議者賢珣瑜而咎郢子定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奸尹外倚姦回以攘天權然是時太子已長朝無嫌讐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監國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嘿苟安所謂焉用彼相者矣珣瑜一忿臥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云

定辯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小字董二世重其早惠以字顯長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鄭絅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皆天下有名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劍南奏署掌書記入爲起居郎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武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爲中尉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絅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

以寵文場邪遂著爲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止內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紳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脅我爲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絅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絅草立太子詔絅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乃定憲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絅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絅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輒內忌造爲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彊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絅絅常默默居位四年罷爲太子賓客久乃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嶺南節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保文宗太和中年老乞骸骨以太

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細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爲烜赫事以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耆德推之

孫顥舉進士以起居郎尚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器識宣宗時恩寵無比終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權德輿字載之父臯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爲判官杜佑裴胄交辟之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霪雨二時農田不開逋亡日衆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爲羨利以夸己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邊軍乏不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陛下疑爲流言胡不以新

利召延齡質覈本末擇中朝臣按覆邊資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當是時帝親攬庶政重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始德輿知制誥而徐岱給事中高郢爲舍人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爲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爲乏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舉真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減膳閔惻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銷天災者脩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踣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以種貸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矣十四年夏旱吏趣常賦至縣令

爲民毆辱者不可不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糶于民則時價不踴而蓄藏者出矣又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如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爲國掊怨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剝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曆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經絀放者自謂技拭無期坐爲匪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旣空溘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宥絀放者或起爲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坐累徙太子賓客俄還前官時澤潞盧從史詐僥倖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輿諫以爲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旣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輿復請赦承宗徙從史後皆略如所料會裴垍病德輿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王鐸繇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爲不可德輿亦奏平章事非序進宜得
比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勳否則彊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鐸無功又非姑
息時一假此名以開後人不可帝乃止董溪于臯薯以運糧使盜軍興流嶺南
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輿諫溪等方山東用兵乾沒庫財死不償責陛
下以流斥太輕當責臣等繆誤審正其罪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法臣
知已事不諍然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帝深然之
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
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
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
不爲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于治事鉅細
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
重坐是罷爲本官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扶風郡公于頓以子殺人自
囚親戚莫敢過門朝廷無爲請者德輿將行言于帝曰頓之罪既貸不竟宜因

賜寬詔帝曰然卿爲吾過諭之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先是詔許孟容蔣乂
刊彙格敕既成上之留禁中德輿請出其書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考定三十
篇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爲山西道節度使後二年以病乞還卒於道年
六十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
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不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
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贍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
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搢紳羽儀
云

子璩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故薦
爲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以周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
韓佽等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且亂國不宜出入禁中不聽及宗閔貶璩屢表辨
解貶閬州刺史文宗憐其母病徙鄭州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贊主貢舉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

第舉賢良方正授祕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
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爲
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上書矣固讓見聽惠昭太子薨是時遂
王嫡而禮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羣爲禮王作讓羣奏大凡己當得則讓
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議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縑助營
開業佛祠羣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進戶部侍郎元和十二年以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旣誅師古等妻子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
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產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
頗然欲赦之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卽遣使諭旨若須出敕無及矣
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此帝嘗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
前世事爲辨謗略以自儆鑒其要云何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則欺爲
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之說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
之以誠繩之以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以欺帝韙其言處州刺史苗積進羨錢

七百萬羣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戶之賦是時皇甫鏞言利幸
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
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
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爲治其後安于逸樂
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吉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爲亂願
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祿山反爲治亂分明臣
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爲感動羣以是諷帝故鏞銜之帝
卒自相鏞會羣臣上帝號鏞欲兼用孝德爲號羣獨以爲有睿聖則孝德并見
帝聞不樂會度支稟賜邊士不時物多弊惡李光顏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
外皆恐鏞奏邊鄙無事乃羣鼓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於是罷爲湖南觀察使
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
陛下向爲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先帝
然之則傳付久矣俄拜御史大夫未幾檢校兵部尚書充武寧節度使羣以其

副王智興得士心不若假以節度不報智興討幽鎮還藉兵逐羣羣失守左遷
祕書監分司東都改華州刺史歷宣歙池觀察使進兵部尚書出爲荆南節度
使召拜吏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贈司空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
爲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興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
下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佞不遽亂也視漏弗
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
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
終崔羣以爲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謂桓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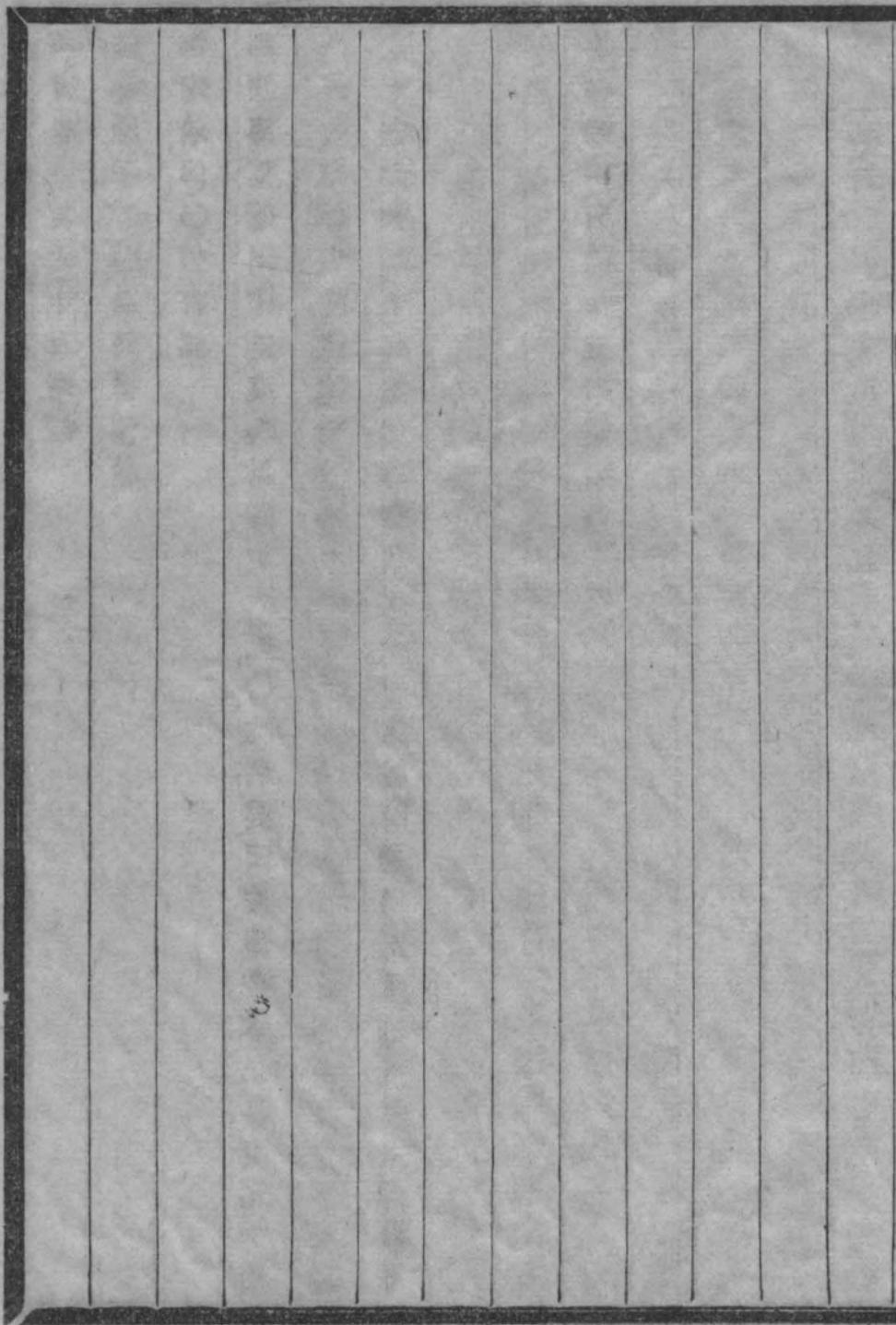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考證

鄭餘慶子澣○澣舊書作灝

鄭珣瑜傳○舊書無

鄭納傳累遷河中節度入爲御史大夫○沈炳震曰按舊書本紀長慶元年鄭納自東都留守遷吏部尚書二年爲太子少傅四年自兵部尚書復爲吏部尚書太和二年以吏部尚書改太子少保其間無爲河中節度文未詳孰是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考證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一

賈杜令狐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書論事徙太平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爲度支判官累進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使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耽召爲工部尚書耽納詔于懷飲如故旣罷召澤曰詔以公見代吾且治行勅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規旄鉞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爲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廷有命卽爲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乃行軍中遂安俄爲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許獵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僞號而陰

蓄姦謀冀有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謂館于外耽曰與我鄰道奈何疑之使暴于野命館城中宴廡下納士皆心服耽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其德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移疾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元靖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盛彊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爲圖又以洮湟甘涼屯鎮領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爲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

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罔不通其器恢然蓋長者也不喜臧否人物爲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淳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傑爲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爲和親判官信安郡王漪表署靈州別駕關內道度支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爭壇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授二子官時軍屢興府庫虛寱希望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驩答曰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畀金者皆得罪希望愛重文學門下所

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宅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爲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南皆表置幕府入爲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管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爲水陸轉運使改度支兼和糴使於是軍興餉漕佑得勦決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擎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司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

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况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乂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睢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

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議入不省盧杞當國惡之出爲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俄遷嶺南節度使佑爲開大衢疏析塵閈以息火災朱崖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爲淮南節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愔請于朝帝不許乃詔佑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討定之佑具舠艦遣屬將孟準度淮擊徐不克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淮南初佑決雷陂以廣灌漑斥海瀕棄地爲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宮傅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爲佑斥去之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爲副佑既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邪乃出

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搖東宮冀佑爲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嗇用度多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凍染還少府職務簡修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黨項陰導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爲無良邊臣有爲而叛卽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猃狁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邪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鎮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環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黨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亡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

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彊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仍拜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予備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太傅謚曰安簡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爲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彷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爲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爲一時冠天性精於吏職爲治不皦察數幹計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爲夫人有所蔽云

子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卿高郢稱之

佑既相出爲昭應令遷太僕卿子悰尚公主式方以右戚輒病不視事穆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爲營方藥羞膳及死期而泣世稱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從郁元和初爲左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爲嫌再徙祕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

悰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爲相其壻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歎曰德輿有壻乃爾時岐陽公主帝愛女舊制選多戚里將家帝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辭疾唯悰以選召見麟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太和初由澧州刺史召爲京兆尹遷鳳翔忠武節度使入爲工部尚書判度支會公主薨悰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珏曰比駙馬都尉皆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故悰不得謝帝矍然始詔杖而期著于令會昌初爲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監軍請悰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悰曰吾不奉詔而輒與罪也監軍怒表于帝帝以悰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伎有意倚悰爲相矣踰年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澆漕渠遺米自給呼爲聖米取陂澤茭蒲實皆盡悰更表以爲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酒宴適不能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爲留守復節度劍南西川召爲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寶等入殿中以爲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宦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悰遽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冊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悰悰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悰不意其死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宰相百官臨奠悰於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

周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禿角犀子裔休懿宗時歷翰林學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

弟孺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初錢鏐遣弟銖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海昌都將沈粲行刺史事而昭宗更命孺休爲之以粲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粲害焉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粲曰殺爾金焉往與兄述休

同死悰弟惪

惪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讜自廣陵來見惪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惪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惪之聞難完濬城隍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惪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惪爲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惪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毬場賊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惪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勛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惪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讜乃請救於戍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爲圓軍所包一軍

盡沒悟使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
狐綯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爲圓所敗湘等並沒於是援絕賊乃以
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爲薄餧以給懿宗遣使加悟檢校右散騎常侍勉
以堅守勛遣圓入城見悟約降悟怒殺之勛復遺之書悟答書言安祿山朱泚
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黨勛累攻不得志會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
凡十月悟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讜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
賊平悟遷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卒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
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顥病棄官復爲
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
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
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
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去山東之地禹畫九

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彊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彊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鄆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

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
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擰裏混湏回轉顛倒橫邪未常五年
高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
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
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
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
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
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
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
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
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
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
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

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土三千
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
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
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
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
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
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
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
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彊大地形使然也故
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
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
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
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

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鄒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
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改膳部員
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
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爲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
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
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
關彊百里用萬人爲壘窒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
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
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
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
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略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常兼史
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
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

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躡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甌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

顥字勝之幼病目母禁其爲學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杜顥足敵數百人授祕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爲浙西府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顥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顥吾無今日太和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行未及都聞難作疏辭疾歸顥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

令狐楚字殼士德棻之裔也生五歲能爲辭章逮冠貢進士京兆尹將薦爲第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既及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歲謝歸李說嚴綬鄭儋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

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爲數稱之儕暴死不及占後事軍大譴將爲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圜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親喪解旣除召授右拾遺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爲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皇甫鑄以言利幸與楚蕭俛皆厚善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肯赦元和十二年歲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爲中書舍人俄出爲華州刺史後屯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材鑄旣相擢楚河陽懷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徙滄州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旁州楚至中潭以數騎自往勞之衆甲而出見楚不疑乃皆降楚斬其首惡衆遂定度出太原鑄薦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卽位進門下侍郎鑄得罪時謂楚緣鑄以進且嘗逐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俛輔政乃不敢言方

營景陵詔楚爲使而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等不償傭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爲羨餘怨訴係路詔捕翬等下獄誅出楚爲宣歙觀察使俄貶衡州刺史再徙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陝虢觀察使諫官論執不置楚至陝一日復罷還東都會逢吉復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立逐出紳卽拜楚爲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弟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鑄諭人人悅喜遂爲善俗入爲戶部尚書俄拜東都留守徙天平節度使始汴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辭不取又毀李師古園檻僭制者久之徙節河東召爲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故事檢校官重則從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俄兼大常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會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軍文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領之旣草詔以王涯賈餗冤指其罪不切仇士良等怨之始帝許相楚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爲鹽鐵轉運使先是鄭注奏建榷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

請廢使如舊法從之元和中出禁兵界左右街使衛宰相入朝至建福門及是亂乃罷楚卽奏鎮帥初拜必戎服屬仗詣省謁辭本於鄭注實爲亂兆故王璠郭行餘驅將吏蹀血京師所宜停止詔可開成元年上已賜羣臣宴曲江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怨訟感結稱疾不出乃請給衣衾櫨槨以斂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豎數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謚曰文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客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爲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宜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爲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誅讐者衆請霑威普見昭洗辭致曲盡無所謬脫書已敕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謚勿求鼓吹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位是夕有大星竇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有詔停鹵簿以申其志子緒絢顯于時緒以蔭仕歷隋壽汝三州刺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絢當國固讓宣宗嘉其意乃止
絢字子直舉進士擢累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爲湖州刺史大中初宣宗謂宰相

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頑而鬱者奉梓宮不去果誰
邪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痺不勝用絰今守湖州因
曰其爲人宰相器也卽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它夜召與論人
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絰擿語曰至治未嘗任不
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羅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
復乃已絰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
書舍人襲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還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
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絰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輔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再拜司空未幾檢校司
徒平章事爲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淮南副大使安南平以饋運勞封涼國
公龐勛自桂州還道浙西白沙入濁河剽舟而上絰聞遣使慰撫且餽之裨將
李湘曰徐兵擅還果反矣雖未有詔一切制亂我得專之今其兵不二千而廣
舟艦張旗幟示侈於人其畏我甚高郵厓峭水狹若使荻燭火其前勁兵乘其

後一舉可覆不然使得絕淮泗合徐之不逞禍亂滋矣絢懦緩不能用又自以
不奉詔因曰彼不爲暴聽其度淮何豫我哉勛還果盜徐州其衆六七萬徐乏
食分兵攻滁和楚夾陷之糧盡啖人以飽詔絢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方攻泗
州杜慆堅守絢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勛謾辭謝絢曰數蒙赦所以未卽降者一
二將爲異耳願圖去之以身聽命絢喜卽請假勛節而敕湘曰賊已降第謹戍
淮口無庸戰湘乃徹警釋械日與勛衆歡言後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
醢湘及監軍鄒厚本時浙西杜審權使票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
覆賊僞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絢旣師敗乃以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絢
爲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趙卒
年七十八贈太尉子滄渙諷

滄避嫌不舉進士絢輔政而滄與鄭顥爲姻家怙勢驕偃通賓客招權以射取
四方貨財皆側目無敢言懿宗嗣位數爲人白發其事故絢去宰相因丐滄與
羣進士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夫崔瑄劾奏絢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

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爲滄家事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滄乃以長安
尉爲集賢校理稍遷右拾遺史館修撰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交疏指
其惡且言絢用李琢爲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贓虐流著使天下兵戈調斂不給
琢本進賂于滄滄爲人子陷絢於惡顧可爲諫臣乎又劾絢大臣當調護國本
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侍郎李鄴爲夔王等侍讀亂長幼序使
先帝貽厥之謀幾不及陛下且滄居當時謂之白衣宰相滄未嘗舉進士而妄
言已解使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滄亦懼求換宅官改詹事府司直絢方
守淮南上奏自治帝爲貶雲爲興元少尹蛻華陰令滄亦涇阤不振死渙潤皆
舉進士渙終中書舍人

定字履常楚弟及進士第太和末以駕部郎中爲弘文館直學士李訓亂王遐
休方以是日就職定往賀爲神策軍并收欲殺者屢矣已而免終桂管觀察使
贊曰耽佑楚皆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
辟中而玉表歟悰絢世當國亦無足譏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二

白裴崔韋二李皇甫王

白志貞者本名琇珪故太原史也事節度使李光弼涇涇自力有智數光弼善之使與帳下議代宗素聞及光弼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爲敏遂倚腹心進授神策軍使賜今名有所建白善窺億帝指故言無不從從狩奉天以爲行在都知兵馬使懼李懷光暴其惡乃與趙贊盧杞等抑懷光不使朝懷光反論斥其姦貶恩州司馬贊播州司馬稍徙閩州別駕貞元二年起爲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固諫不許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死于官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爲汜水尉賊陷東都去客江夏華州刺史董晉表署判官稍遷太常博士盧杞秉政引爲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崔造表知東都度支院召爲祠部郎中不待命輒還集賢院宰相張延賞疾其易出爲昭

應令與尉交訴所賦京兆尹鄭叔則佑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卽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爲真又請以京兆苗錢市草千萬俾民輸諸苑宰相陸贊等以爲非是不從京右偏故有墮葦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芳數百頃願以爲內廄牧地水甘草薦與苑廄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慚帝不責也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妄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卽補收其稟以實帑簿它日帝謂延齡曰

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廚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爲有贏陛下所御饗餼簡儉以所餘爲百官廩料飧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乏況一棟哉帝領曰人未嘗爲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贊爲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譖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媚愈益厚延齡贊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句獲乾隱二千萬緡請舍別庫爲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敕索弗讎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符按覆覈有御史以

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掊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宅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爲治此乃侵削兆民爲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斂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鋗皆指延齡專以儉爲罔上帝怒乃罷贊宰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愁懦延齡言贊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饑民流度支糧芻乏以激怒衆士它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廄芻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贊等朝廷震恐延齡又捕充所善吏張忠滂掠之誣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餌結權幸令妻以犢車載金餉贊忠具獄其母投訴光順門匱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復奏充妄用京兆錢穀願下有司比句以比部郎中崔元翰欲釋憾於贊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冤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邇臣時人側目屬

疾臥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冊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支建言建齡囊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有司謚曰繆

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曆間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書郎咸陽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時宰相趙憬卒盧邁屬疾裴延齡素善損薦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損性齟齬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嘗以疾臥家久賜絹三百爲醫藥費損無卓卓稱于人者而歷二省華要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兄爲尼沒不臨喪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憐遇彌渥卒贈太子太傅謚曰靖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也少警悟工爲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爲道士不終更爲浮屠已而復冠浙西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博士

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
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
鋒生帝聽之意動遷祕書郎進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
之後數遣中人專召渠牟繇是皆屬目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
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牟爲人佻躁志向
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儉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贊
免帝躬攬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
簡然處深宮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齊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侔
人主延齡實皆姦虐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天下召崔芻
于茅山起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馮伉爲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旣偏于任
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灸再擢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
部尚書謚曰忠所論著甚多傳于時

李齊運者蔣王惲孫始補寧王府東閣祭酒擢累監察御史復辟江淮都統李

峘府由工部郎中爲長安令政頗修辦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訟齊運於瀚爲卑行而不禮訟者瀚怒辱諸朝齊運以聞代宗貶瀚由是稍擢京兆少尹出爲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德宗出狩李懷光還兵奔難晝夜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勞軍牛酒豐甘人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棄城走詔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督芻粟以餉晟賊平頗有助萬年丞源邃不事齊運怒捽辱之死於廷邃家告寃御史大夫崔縱請窮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于帝言爲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諭諫官御史後毋得羣署章以劾然卒不直邃寃久之大蝗旱齊運不能政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閑廢宮苑使進至禮部尚書宰相內殿對己齊運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既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匼而已嘗薦李錡爲浙西受賂數十萬又薦李詞爲湖州刺史人告其贓帝置不問齊運臥疾滿歲不能謁每除吏往往遣使卽家咨逮晚以妾爲妻具冕服行禮士人蚩之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

僕射

唐

書

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

四一中華書局聚

李寶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臯辟署江西府判官遷蘄州刺史臯節
度山南東道復從之臯卒寶知後務刻薄軍費士怨怒欲殺之夜縊亡歸京師
累進司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而復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
饑寶方務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寶詭曰歲雖旱不害
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撤舍鬻苗輸于官優人成輔端爲俳語諷帝寶
怒奏賤工謗國帝爲殺之或言古者瞽誦箴諫雖恢諧託諭何誅焉帝悔然不
罪寶故事京兆避臺官寶嘗與御史王播遇而騁唱爭道播鈎責從者寶怒奏
播爲三原令廷辱之惡萬年令李衆誣逐虔州司馬以所善虞部員外郎房啓
代之其怙權作威若此公卿爲讒短遷斥者甚衆專情警色見顏間權德輿爲
禮部而寶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然常
憚其誣吏部每奏科目頗嚴密以杜請託寶公詰曹劫請趙宗儒無所畏詔書
蠲人逋租寶格詔固斂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掊取二十萬緡吏乞貸毫釐
輒死按之無罪者猥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爲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

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州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長安中相賀以赦令內移死虢州

皇甫鏄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爲監察御史居喪游處不度除詹事府司直久之遷吏部員外郎典南曹鈴制吏姦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鏄裒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鏄以吏道進既由聚斂苟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鏄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闕韓弘輿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鏄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鏄與程異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奧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爲朋黨不內其言鏄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損內外官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

鑄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鑄指
所著韓曰此內庫所出牢韁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鑄銜度乃與李逢
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鑄乃
譖羣抑損徽稱帝怒逐羣湖南鑄罷度支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
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
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鑄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泌者本楊仁晝也習方伎
道古薦于鑄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爲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
願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爲列聖亦有寵方
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
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鑄與道
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寢躁怒不常宦侍懼以弑崩大通自言百五
十歲鑄敗與泌皆誅初吏責泌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解衣卽刑卒無它異鑄之
貶前坊州刺史班肅以嘗僚獨餞於野朝廷義之擢爲司封員外郎

鏤弟鏞字龢卿第進士鏞爲相時任河南少尹見權寵太盛每極言之鏞不悅乃求分司爲太子右庶子鏞敗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卒鏞能屬文工詩爲人寡言正色衣冠甚偉不屑世務所交皆知名士著書數十篇

王播字明馭其先太原人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而播起舉賢良方正異等補盩厔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汝薦爲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贓免賂有司復得調播劾解其官歷侍御史李實爲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爲三原令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擢以要近會母喪解還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頤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奴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刺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爲言三輔不乏歷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以副己擢御史中丞歲終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鞬佩劍

姦人冒之以剽劫又勳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呵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
憲宗以爲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讞科條
叢繁播悉置格律坐隅商處重輕剖決如流吏不能竄其私帝討淮西也切於
饋餉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裒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
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尙書稍以貲賄結宦要中外以爲言播薦皇甫鏞及鏞
用事更忌播而以异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尙書爲劍南西川節度
使穆宗立逐鏞播求還長慶初召爲刑部尙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時權幸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
北衆望不厭乃以檢校尙書右僕射出爲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肯易印詔
聽自隨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掊斂不少衰民皆怨之然浚七里港以便漕
引後賴其利敬宗卽位卽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
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
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見廷

英言播傾邪關通帝左右狀帝沖闇不內其言遂復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謚曰敬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彊濟稱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爲樂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再領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重賦取以正額月進爲羨餘歲百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起字舉之釋褐校書郎補藍田尉李吉甫辟爲淮南掌書記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游事歲中考第一錢徽坐貢舉失實貶詔起覆核起建言以所試送宰相閱可否然後付有司詔可議者謂起爲失職拜禮部侍郎李齐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避選曹改兵部爲集賢

殿學士拜陝虢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
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入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
奏爲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
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寘于法繇是廩積咸出民賴以生召授
兵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漢塘堰聯屬吏弗完治
起至部先修復與民約爲水令遂無凶年李訓爲宰相起門生也欲引與共政
卽加銀青光祿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訓敗起素長厚人不以訓諉之
止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
顯帝數訪逮時政因積兩願寬逐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帝錮
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象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
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改
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爲僮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知之詔月益仙
韶院錢三十萬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起賴其入不克讓武宗立爲章陵

鹵簿使東都留守召爲吏部尚書判太常卿帝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人伏其鑒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宰相無內外公國耆老朕有闕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以疾願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曰文懿喪還命使者弔其家葬及祥亦如之起性友悌播喪哀戚加於人嗜學非寢食不輒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莊恪太子薨詔爲哀冊詞情悽惋當世稱之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口質起具榜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它撰集亦多炎終太常博士子鐸鏘自有傳起子龜式

龜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胄氣常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嬰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召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喪召爲右補闕再擢屯田員外郎稱疾去崔璵觀察宣歙表爲副龜樂宛陵山水故從之入爲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咸通中知制誥鐸爲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

牙家白約素暴橫嘗譁言月稟薄以勤士心爲亂龜捕殺之人皆震懼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部尚書子堯力學有文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式以廢爲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史少節儉巧于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爲江陵少尹大中中爲晉州刺史飾郵傳器用畢給會河曲大歉民流徙佗州不納獨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滻聞式嚴備不敢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故都護田早作木柵歲率緡錢旣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年賦市芍木豎周十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紓齊人浚壕繚柵外植刺竹寇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式使譁者開諭一昔去謝曰我自縛叛獠非爲寇也忠武戍卒服短後褐以黃冒首南方號黃頭軍天下銳卒也初交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譁曰黃頭軍將度海襲我矣相率夜圍城合謀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黃頭軍式徐被甲引家僮乘城責讓矢旛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初容管災歉不

歲貢式始上輸大犒宴軍中歸質外蕃而占城真臘慕義悉入獻亦還所掠王
民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祇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詔可因至京
師懿宗問方略對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右宦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惜
天下費式奏盜若猖狂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多
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
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
吐蕃回鶻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爲向導擒甫斬之加
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之利慈溪民陳瑊冒名仕至縣令皆豪
縱州不能制式曰甫竊發不足畏若澤瑊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咸通三
年徐州銀刀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
日悉以計誅亂兵會詔降武寧爲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爲忠德宗倚延齡韋渠牟等商天下成敗
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沈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鎔以聚斂取

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爲而然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考證

王起傳炎子鐸鑠自有傳○臣酉按宰相世系表以鐸爲炎子以鑠爲起子與傳異

起子龜式○舊書以式爲播子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考證

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三

韋王陸劉柳程

韋執誼京兆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授右拾遺年踰冠入翰林爲學士便敏側媚得幸於德宗使豫詩歌屬和被詔稱旨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寵任相埒出入備顧問帝誕日皇太子獻畫浮屠象帝使執誼贊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宮謝太子卒見無所藉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執誼繇是與叔文善以母喪解終喪爲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一以上書召見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往賀之或謂執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鉤黨事執誼卽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窺望帝詔金吾伺得相遇食飲狀悉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竊命欲執誼据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誼旣爲

所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爲所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伾分北支黨貶執誼爲崖州司戶參軍帝以宰相杜黃裳之壻故最後貶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慄動至于敗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旣爲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旣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趣贊叔文獨嘿然旣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殿下收厭羣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繇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宅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諧附之若韋執誼陸

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死友而凌準程異又因其黨
進出入詭祕外莫得其端彊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
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王伾密語諸
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卽繇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伾
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
詔文施行焉時景儉居親喪溫使吐蕃惟質泰諫準曄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
爲伊周管葛復出憫然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
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支鹽鐵使己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戶部侍郎宦人
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悵曰吾當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繇入禁中
伾復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引其黨謀
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爲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泰爲司馬
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
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朝泰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

翰林忠言文珍等皆在袁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兔苑中跨鞍若飛敢異議者斬又自陳親疾病以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向之悉心戮力難易亡所避報天子異知爾今一去此則百謗至孰爲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杖殺之而執誼懦不果劉闢來爲韋臯求三川吾生平不識闢便欲前執吾手非凶人邪掃木場將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又陳領度支所以興利去害者爲己勞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爲邪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其語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己者聞者慟懼廣陵王爲太子羣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歎歎泣下太子已監國貶渝州司戶參軍明年誅死

王伾者杭州人始以書待詔翰林入太子宮侍書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待詔伾本閩茸貌蓬陋楚語無它大志帝褒寵之不如叔文任氣好言事爲帝所禮至出處又不及伾之無間也叔文入止翰林而伾至柿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黨咸門皆若沸羹而伾尤通天下賊謝日月不闕爲巨匱裁竅以受珍使不可

出則寢其上叔文旣居喪伾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爲宰相且總北軍不許
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憤行且
臥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輿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惟質以前死免
璵者混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貶饒州司馬終永州刺史諫警敏嘗覽染署
歲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
刺史準字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貶連州司馬死于貶泰字安平有籌畫伾
叔文所倚重能決大事以戶部郎中神策行營節度司馬貶虔州司馬終湖州
刺史

陸質字伯沖七代祖澄仕梁爲名儒世居吳明春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
傳二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
二州刺史質素善韋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爲給事中憲宗爲
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時執誼懼太子怒己專故以質侍東宮
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爲寡人講學何

可及它質惶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卽位爲臨問加禮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私共謚曰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卽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卽日罷韓臯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儉傳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因將濯濯用之會程異復起領運務

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敘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邪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猿狹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歎天子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

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類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
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間置
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況後學
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
其教今教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
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
州縣置三獻官其佗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
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
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
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
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
饗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
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

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
風耳以舐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
禹錫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徙汝
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
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
嘗推爲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
十二贈戶部尚書始疾病自爲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爲中山
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爲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陿
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棄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弈得通籍因間
言事積久衆未知至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杜佑爲度
支鹽鐵使翊日自爲副貴震一時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
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
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

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辨解大略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頤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
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
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
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
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
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旣竄斥地又荒瘠因自放山澤間其
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僕嚮
者進當艱穉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
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
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
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

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噭噭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
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
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
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居蠻夷
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瞶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懔毛
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
暉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
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閩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
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易困卦
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
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
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

居治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

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
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塗爲耕甿朝夕歌
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
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
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興堯舜孔子道利
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阨事旣壅隔很
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今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
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
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
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
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
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
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

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慄慄然歎欷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
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
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
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
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偏滿皂隸庸匱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
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
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
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
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
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
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
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
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

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鑽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降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瓊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淟忍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秉筆覩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觔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臣所貶州流人

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公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閥闈會貶逐中輒不克備究武陵卽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歟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羈萬代臣不勝奮激卽真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發鬪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駁其內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彊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游

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又有聖人焉曰
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
莫不統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
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
文命祗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
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祆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
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皆詭譎闖誕其可羞也莫知本於厥
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珉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
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珉增以驕虞神鼎脅駁縱
蹠俾東之泰山石闔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尙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驚逆其
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尤亂鉤
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駭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
以爲鼎跨九垠以爲鑪鑿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

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爲清氣疏爲冷風人乃漻然休然相
睇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斷層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
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坼抵擣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
歌舞悅懌用抵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
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躡躅
謳歌瀨瀨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
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
而孥愷悌祇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
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不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
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
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爲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
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
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

深鴻彬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謹哉乃黜
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
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燠
于爨燭炎以澣勃厥凶德乃歛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
賦徹而藏厚我糗粃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
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己拱之戴之神其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
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鉉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
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
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
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吝作賦自儆曰懲
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汙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
觀古今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游絜誠之旣信直兮仁
友藪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糜兮邀堯舜禹之爲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

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
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
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
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
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讌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
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
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
兮甘脂潤兮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
仍乎禍謫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躉躉之
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丹摧抑而迴遭日霾
曠以昧幽兮黝雲涌而上屯暮屑宰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猿衆鳥萃而啾號
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轡奔以紓委兮束洶
涌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棼以榮纏

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爲逾再歲之
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
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攀而轘
軻曩余志之脩騫兮今何爲此戾也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
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
行九折之峨峨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
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
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
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
永決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
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
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己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
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

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逐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程異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治爲叔文所引
繇監察御史爲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巽領鹽鐵薦異心計
可任請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爲揚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使異起退
廢能厲己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遷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討蔡異使
江表調財用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故异所至不刻下不加斂經用以饒遂
兼御史大夫爲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
鐵異以錢穀奮而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秉筆明年西北軍政不治
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恭身歿官第
無留貲世重其廉云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以異宗元等橈

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億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明卿才大夫惜哉

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四

杜裴李韋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狠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婿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卽拂衣出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憐佞性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唯

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
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灝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灝代崇文懼一死
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曰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
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
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
肢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
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
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
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曰長聽政衛士傳浪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
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
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刑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
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
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

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謚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既死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譴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載終太僕少卿

載弟勝字斌卿寶曆初擢進士第楊嗣復數薦材堪諫官不爲鄭覃所佑宣宗感章武舊事元和時大臣子若孫在者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黃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歎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欲倚爲宰相及蕭鄴罷爲中人沮毀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天平節度使不得意卒

裴垍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侍郎鄭珣瑜委垍校辭判研覈精密皆值才實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垍曰吾

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
精鑒爲我言之垍卽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
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爲戶部侍郎帝器垍方直以爲任公
卿薄其過眷信彌厚吉甫罷乃拜垍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
大學士監修國史垍始承旨翰林天子新翦蜀亂厲精致治中外機筦垍多所
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旣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隱帝降意順納吐
突承瓘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垍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常
呼垍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垍曰以一
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垍劾
其懦以李鄘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瓘每
欲撓垍權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垍固爭以爲從史
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
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猗違不能決久之卒用承瓘

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垍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垍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垍乃爲帝陳從史暴戾不君視承瓘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與師之勞帝初瞿然徐乃許之垍請祕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瓘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垍奏承瓘首謀無功陛下雖訕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賣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垍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垍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垍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遇謝垍垍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慚垍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

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垍年少柄用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癱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垍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垍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垍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垍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加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垍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者爲修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垍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垍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垍明倚任方篤尚不免疑嫌以信處位之難云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于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學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

數年略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
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
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
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
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
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
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
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旣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祕書郎
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卽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口置
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彊致之仲舒等爲俳說廩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
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爲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
始改名時議以爲詔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
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郤之吏

驚請聯宅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裴垍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絅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具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祀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己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鐸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卽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謚曰貞簡藩材能不及

韋貫之裴垍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夏八世孫父肇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祕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謚曰貞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鄴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于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爲右補闕纁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它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子補齋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劾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員

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爲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貞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乎垍曰奉教事果見聽垍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爲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佗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鏞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紺貫之曰宿姦佞

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
駁故罷爲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貢
之爲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顥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貢之厚
善悉貶爲州刺史顥正辭處厚皆清正以鈎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時國用
不足遣鹽鐵副使程异督諸道賦租異諷州縣厚斂以獻貢之不忍橫賦而所
獻不中異意因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卽拜
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
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爲僞辭以悅人爲右丞時內僧造門曰
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
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縗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
遺故家無羨財

子澳字子裴第進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
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己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

然恐無呈身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貽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擢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歲中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累遷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與蕭寘皆爲宣宗禮遇每兩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嘗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卽遷延須見帝開陳可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敕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太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卽合爲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爲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會戶部闕判使帝以問澳澳三不對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劇非所任者帝默不樂出

謂其甥柳玭曰吾本不爲宰相知上便委以使務脫謂吾佗岐而得卒無以自白今時事寢惡皆吾輩貪爵位致然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入辭帝曰卿自便而遠我非我去卿懿宗立徙平盧軍入爲吏部侍郎復出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坐吏部時史盜簿書爲姦貶祕書監分司東都就遷河南尹辭疾不拜勾歸樊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戶部尚書謚曰貞澳在河陽累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簿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爲相也因問輔養術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怪妄宜斥遠之其八月帝崩不果相爲學士時帝嘗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爲朕撰一書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題爲處分語後鄧州刺史薛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人人驚服

綬貫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爲舉首綬以其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及第後擢明經辟東都幕府德宗時以左補闕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常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絅欲馳告之帝

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襯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
勾解職每請帝輒不悅出入八年而性謹畏甚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極於用
九月九日帝爲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章綬卽遣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
進帝曰爲文不已豈頤養邪敕自今勿復爾終左散騎常侍弟纁有精識爲士
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綬子溫

溫字弘育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
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文就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入爲監察御史以
臺制苛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旣謝輒解歸侍親疾調適湯劑彌二十
年衣不弛帶旣居喪毀瘠不支服除李逢吉辟置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
申錫被構罪不測溫倡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
使上蒙霧谷邪率同舍伏閭切爭由是益知名太和五年太廟室漏罅詔宗正
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銳監王堪奪其稟自救中人葺之溫諫吏舉
其職國以治事歸於正法以修夫設制度立官司度經費則宗廟最重也比詔

下閏月有司弛憲不力正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
正矣今慢吏奪稟而易以中人是許百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臣
竊惜之請還將作則官修業矣帝乃罷宦人會羣臣請上尊號溫固諫今河南
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時帝順納乃謝羣臣改
侍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爲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
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翔表爲副溫曰拒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爲注起
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爲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
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郎崔蠡曰溫
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誥引疾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溫給
事中帝曰溫素避事肯爲我論駁乎須太子長以爲賓客久之卒爲給事中初
兼莊恪太子侍讀晨詣宮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鷄鳴蚤作問安天子
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辭侍讀見聽王晏平罷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
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責近陝日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悉

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溫使戶止卽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諭送溫執議不移詔改勗檢校禮部郎中帝問故於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佗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爲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悵然出宣歙觀察使池民訟刺史劾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旣疾召親屬賦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矣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謚曰孝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與楊嗣復李珏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不從及皆謫溫歎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歸薛蒙女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溫少合所善惟蕭祐

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少貧窶隱居以孝養聞司農卿李實督官租祐居喪

未及輸召至將責之會有賜與倩祐爲奏實稱善卽薦於朝終制以處士拜左拾遺累遷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侍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警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溫號山林友云

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祚經國體撥衰奮王菑攘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嶢然則不可掩已

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唐書卷一百七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五

二高伊朱二劉范二王孟趙李任張

高崇文字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閻崇文性樸重寡言少籍平盧軍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吐蕃三萬寇寧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戰佛堂原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全義入朝留知行營節度後務遷長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詔檢校工部尚書左神策行營節度使俾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屯兵討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已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遇興元士有折逆旅七箸者卽斬以徇乃西自閻中出郤劍門兵解梓潼之圍賊將邢泚退守梓州詔拜崇文東川節度使初闢陷東川執節度使李康不殺也至是歸康以勾雪崇文數康失守罪斬

之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關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
始破賊二萬于城下會雨不克攻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高霞寓
鼓之士扳緣上矢石如雨募死士奪而有之盡殺戍者焚其柵下瞰鹿頭城人
可頭數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後期懼罪請深入自
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鹿頭
城二萬衆降執闢子方叔壻蘇彊遂趣成都餘兵皆面縛送款闢走追禽之檻
送京師入成都也師屯大達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邢泚已降而貳
斬于軍衣冠脅汙者詣牙請命崇文爲條上全活之進檢校司空西川節度副
大使南平郡王實封三百戶刻石紀功于鹿頭山崇文不通書厭案牘諮判以
爲繁且蜀優富無所事請扞邊自力乃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
爲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帑藏百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
儀憚於覲謁有詔聽便道之屯居邠三年戎備整修卒年六十四贈司徒謚曰

威武會昌六年詔配享憲宗廟

子承簡少事忠武軍後更隸神策以崇文平蜀功除嘉王傅裴度征蔡奏署牙將蔡平詔析上蔡郾城遂平西平四縣爲溵州拜承簡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溵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爲腴田先是賊築武宮以夸戰勞承簡夷其丘庄家財以葬葺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野有貳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戶數百輸租遷宋州會宣武將李鄆反遣使責財于宋承簡囚之前後數輩輒繫獄一日并出斬于牙門威震部中鄆悉兵攻之宋有三城南城陷承簡保北兩城數與賊確會徐州救至鄆爲李質所執兵遂潰拜兗海沂密節度使遷義成軍檢校尚書左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復節度邠寧先是虜多以盛秋犯邊承簡請屯寧州以制其侵屬疾還朝道卒贈司空謚曰敬崇文孫駢自有傳

伊慎字寡悔兗州人通春秋戰國策天官五行書用善射爲折衝都尉喪母將合葬而不知父墓晝夜哭夢若有導者旣發之舊志可按也乃得葬江西路嗣恭討哥舒晃以慎爲先鋒疾戰破賊斬首三千級下韶州戰把江口水湍駛乃

爲桴寘薪焉乘風縱火賊焚且溺不可計與諸將追斬晃汨溪授連州長史知團練副使三遷江州別駕討梁崇義也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署漢南北兵馬使不受獨率所部破崇義於蠻水效俘三萬裹漢平功多希烈愛其材數饋遺欲縻止之卒以計免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臯至鍾陵得而壯之拔爲大將希烈恐爲臯所任遣以七屬甲詐爲慎書行反間帝遣使即軍中斬之臯表列其誣未報賊泝江徇地臯授慎兵勞而遣與賊大戰破之收黃梅次長平殺賊將斬級千餘拔蔡山尤力遂下蘄州卽拜刺史封南充郡王天子在梁州包佶轉東南財糧次蘄口賊遣驍將杜少誠以兵萬人遏江道不得西慎選士七千列三屯相望偃旗以待少誠分圍之未合慎自中屯鼓之諸屯悉出奮擊賊亂少誠走斬別將許少華封其尸爲京冢漕無留艱進圍安州希烈之甥劉戒虛以兵八千來援慎逆擊于應山禽之示城下州開門降以功爲安州刺史寶封百戶攻隋州戰厲鄉斬首五千級喻降李惠登卽薦惠登爲刺史拜慎安黃州節度使吳少誠反詔領步騎五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兵當一面遇賊于

三州港營義陽戰于申斬首數千加檢校刑部尚書貞元末詔安黃爲奉義軍
卽爲奉義節度憲宗卽位以兵付其子宥身入朝拜尚書右僕射改金吾衛大
將軍以錢三千萬賂宦人求帥河中事暴帝沒其半贓貶右衛將軍明年念舊
勞復檢校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卒贈太子太保謚曰壯繆乾符中盜發其墓
賜絹二百修瘞云

朱忠亮字仁輔汴州浚儀人舉明經不中往事昭義節度使薛嵩爲裨將屯普
潤開田峙糧以功擢太子賓客朱泚亂率麾下四十騎至奉天封東陽郡王爲
定難功臣扈狩梁州爲賊鈔獲繫長安獄賊平李晟釋之奏隸本軍累遷定平
軍使憲宗立加御史大夫涇州將楊琦謀拒詔爲亂方集諸校計事屋壞琦壓
死乃授忠亮涇原四鎮節度使本名士明至是賜今名隱覈軍籍得竄名者三
千人歲收乾沒十萬緡吏白耄卒不任戰者可罷答曰古於老馬不棄況戰士
乎聞者莫不感奮涇俗舊多賣子忠亮以財贖免者前後數百築潘原城有勞
改封丹陽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靈

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幼重遲不好戲常若有所思度及壯策說邊將不售去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剴曉大誼環上其稿德宗異之環領陳許軍又從府遷累進營田副使環卒上官況知後務吳少誠引兵薄城況欲遁去昌裔止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完奮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況許諾賊攻堞壞不得修昌裔密造飛棚聯柵卽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柵已立守陴遂安兵馬使安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千人爲饗人賞二縑乃伏兵于道令持縑者斬一不能脫賊聞解去以功擢況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韓全義敗于溵水引軍走陳求入保昌裔登陴揖曰天子命君討蔡何爲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改陳許行軍司馬況卒軍中推昌裔有詔檢校工部尚書代節度命境上吏不得犯蔡人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使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境上暴

掠者封彭城郡公元和八年大水壞廬舍溺居人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左龍武統軍召還京師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臯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臥第歲中卒贈潞州大都督謚曰威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從邠寧軍爲別將事節度使韓游瓌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兼御史中丞治軍整毅游瓌畏其才將伺隙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帝聞召寘左神策軍貞元四年以游瓌政無狀使代之希朝曰始逼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仄也固讓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軍中憚獻甫嚴以兵脅監軍使請於帝必得希朝方止詔拜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俾佐獻甫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黨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懸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堡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給姓名來也邊州每長帥至必效橐它駿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歡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初單于城池不樹希朝命蒔柳

數歲成林貞元末請朝時諸鎮不以事自述職者希朝而已帝悅拜右金吾衛大將軍王叔文用事謂其易制用爲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屯奉天以韓泰爲副因欲使泰代之會不能得神策軍而罷憲宗立檢校尚書左僕射復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檢校司空出爲朔方靈鹽節度使遷河東率師討王承宗敗之木刀溝然老病不能有大功還朝改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忠武改曰宣武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衆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王鍔字昆吾自言太原人始隸湖南團練府爲裨將楊炎道潭與語異其才嗣曹王臯爲團練使俾鍔誘降武岡叛將王國良以功擢邵州刺史臯之節度江西也李希烈南侵臯與鍔兵三千使屯潯陽而臯全軍臨九江襲蘄州遂以衆濟表鍔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候鍔小心善刺軍中情僞事無細大臯悉知之因推以腹心雖家人燕居或預焉臯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而遣鍔

入城中約降使殺不從者翌日城開慎以賊降乃已功不下鍔鍔稱疾避之臯爲荆南節度使欲署府少尹而上佐鄙其人乃復檄都虞候從臯朝京師臯奏鍔文用雖不足而宅可試德宗擢爲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廷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旣陷不得歸皆仰稟鴻臚禮賓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鍔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以酋長署牙將歲省五十萬緡帝嘉其公擢容管經略使凡八年谿落安之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牟利於市鍔租其塵榷所入與常賦埒以爲時進裒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其稅於是財蓄不貲日十餘艘載皆犀象珠琲與商賈雜出于境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鍔之財召爲刑部尚書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鍔檢校兵部尚書爲佑副厚事佑以悅之坐必就司馬聽事不數日遂代佑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爲河中節度使進兼太子太傅徙河東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鍔能補完嗇費未幾兵至五萬

騎五千財用豐餘會回鶻并麾尼師入朝鍔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廷列
五十里旗幟光鮮戈鎧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鍔偃然受其禮帝聞嘉之卽除
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鍔自見居財多且懼謗納錢二千萬李絳奏言
鍔雖有勞然僉望不屬恐天下議以爲宰相可市而取帝曰鍔當太原殘破後
成雄富之治官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圖何以爲勸王播所獻數萬萬亦可以平
章政事乎不聽卒贈太尉謚曰魏鍔初附太原王翃爲從子以婚閥自高翃子
弟亦藉鍔多得官又常讀春秋自稱儒者士頗笑之善任數持下在淮南時嘗
得無名書內韓中俄取它書焚之人信其無名者異日因小罪并以所告窮驗
示衆以神明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瑣無所遺官曹簾壞吏將易之鍔取壞者
付船坊以鍼箬每燕饗輒錄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鍔家錢徧天下

子稷歷鴻臚少卿鍔在藩稷常留京師視勢高下輕重以納貲焉嘗請籍坊以
廣第舍作複垣洞穴實金錢其中鍔卒奴告稷更遺古沒所獻裴度爲言乃論
殺奴長慶二年用稷爲德州刺史悉金寶媵侍以行節度使李金略利其貨因

軍亂殺稷納其女爲媵開成中滄州節度使劉約奏稷子叔泰生五歲值全略
亂爲郡人匿養得不死送叔泰京師文宗憫焉詔授九品官使奉餚祀

孟元陽史失其何所人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曲環領節度使時已爲大將使
董作西華屯盛夏屬而立于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輒歲稔而軍食常足環卒吳
少誠來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能傳城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
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溵水破賊二千詔拜陳州刺史
憲宗立遷河陽節度使五年盧從史敗檢校尚書右僕射徙帥昭義軍入爲右
羽林統軍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尙衡裒義兵討賊署牙將徇兗鄆諸縣下之進
牙前總管賊將邢超然守曹州乘城指顧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矢殲之遂拔曹
州累授試金吾衛將軍袁晁亂浙東御史中丞袁修討之表爲偏將與賊戰日
十餘遇生禽晁收州縣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未定詔內
常侍馬日新以汴滑軍五千鎮之中人暴橫賊蕭廷蘭乘衆怨逐日新劫其衆

栖曜方游弈近郊賊脅取之與圍蘇州栖曜乘賊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戰
賊衆大敗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耀反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使提兵四千爲
河南掎角有功李希烈陷汴州也乘勝東略次寧陵將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
滉使栖曜以彊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
弩士入矣遂不敢東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爲鄜坊節度使十九年卒贈
尚書右僕射謚曰成栖曜性謹厚善騎射始將兵時涉寇境遇游騎環合乃規
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虜相顧懼引去

子茂元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試校書郎改太子贊善大夫呂元膺留守
東都署防禦判官淄青留邸卒謀亂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先者茂元取一人
斬之衆乃進賊遂出奔累遷嶺南節度使蠻落安之家積財交煽權貴鄭注用
事遷涇原節度使注敗悉出家貲餉兩軍得不誅封濮陽郡侯召爲將作監領
陳許節度使又徙河陽討劉稹也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詔王宰領陳許合義成
兵援之以河陰所貯兵械內庫甲弓矢陌刀賜之會病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

使卒贈司徒謚曰威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從河南防禦使張介然討安祿山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說刺史李岑曰李光弼在河陽江淮足兵勢必來援今廩麴尙多若屑以食可支三十日則救至岑聽之昌乃被鎧登城以忠義諭賊賊畏不敢攻俄而光弼援軍至賊夜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將用之會光弼卒還爲宋州牙門將李靈耀以汴州反刺史李僧惠欲應之昌請見陳逆順計且泣僧悟悟卽馳奏請自將討賊故靈耀失助不得逞汴州平李忠臣疾僧惠攻殺之昌遁去劉玄佐領宣武節度使擢昌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偏師收考城充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玄佐攻濮州以昌攝刺史李希烈取汴玄佐別將高翼提精卒守襄邑城陷翼赴水死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塹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更攻陳州昌從玄佐以浙西兵三萬救之西去陳五十里昌薄其軍大戰破之禽賊將翟曜希烈奔還蔡州加檢校工部尚書累實封一百

戶貞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士卒有逗留沮事者斬三百人乃行舉軍懼伏尋授京西行營節度使歲餘改四鎮北廷行營兼涇原節度七年城平涼開地二百里扼彈箏峽又西築保定扞青石嶺凡七城二堡旬日就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累封南川郡王十四年歸化堡軍亂逐大將張國誠詔昌經略昌入堡誅數百人復使國誠統之昌在邊凡十五年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兵械銳新邊障委寧及感疾詔赴京師未行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初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爲賽具斂以棺槨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葬淺水原詔翰林學士爲銘識其所昌盛陳兵衛具牢醴率諸將素服臨之邊兵莫不感泣

子士涇尚雲安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少卿家積財內結權近善胡琴故得幸於貴人後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乃奉

詔

贊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捽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爲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于世寧牧未之思邪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始爲昭義李承昭節度府屬累遷虔州刺史安南酋獠杜英翰叛都護高正平以憂死拜昌安南都護夷落嚮化毋敢桀居十年足疾請還朝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爲國子祭酒未幾州將逐泰德宗召昌問狀時年踰七十占對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詔書至人相賀叛兵卽定憲宗初立檢校戶部尚書遷嶺南節度使降輯陝荒以勞徙節荆南召入再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出爲華州刺史對麟德殿趨拜強駛帝訪其所以頤養遷太子少

保卒年八十五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成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略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歷末客河中閩門讀書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貲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旣而有若女屬者進謝廷中如光妻云遷大理司直懷光屯咸陽將襲東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在此轉禍爲福也不聽旣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不義乎遂遁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轉侍御史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道前刺史軟柔每虜使至與抗禮時梅錄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坐高壠待之梅錄俯僂前哭景略卽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於是虜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于庭威名顯聞希全忌之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衍衍有大臣風會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景略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時方鎮旣重故少召還者惟不幸則司馬代之自說有疾人心固屬

景略矣會梅錄復入朝說大會虜人爭坐說不敢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驚
拜曰非李豐州邪遂就坐將吏相顧嚴憚說愈不平賂中尉竇文場謀毀去之
歲餘塞下傳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傍卽言豐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略乃
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窮塞苦寒地墳鹵邊戶勞悴景略至
節用約己與士同甘蓼饁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儲稟器械畢具威令肅
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卒于屯年五十五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所未盡贈工部
尚書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其軍嘗宴客而行酒者誤進
醯景略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爲醻徐以它辭請易之歸駁血不以聞軍中
悅其長者景略卒舉軍請爲帥監軍使拘迪簡不聽衆大呼破戶出之德宗遣
使者察變具得所以然乃授豐州刺史天德軍使由殿中侍御史授兼大夫散
騎常侍入爲太常少卿太子左庶子張茂昭以易定歸擢迪簡行軍司馬代之
大將楊伯玉據牙不納衆殺之別將張佐元復叛迪簡斬以徇乃入以檢校工

部尚書爲節度使承茂昭奢縱後公私屈要欲饗士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身居戟戶踰月軍中感其公請安臥內廄簡乃許三年上下完充以疾入除工部侍郎不能朝改太子賓客卒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業儒不顯乃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李峘伐劉展署爲部將效首萬級累攝壽州刺史舒廬壽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都至賴爲盜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禽之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還其家不能自致者給船車以遣真拜刺史兼淮南節度副使而節度崔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使將千人鎮壽州不以爲恨時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駐濠州陰窺淮南圓使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卽移戍當塗賊陳莊陷舒州圓又令攝舒州刺史督淮南盜賊窮破株黨大曆三年召見代宗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姑爲我了杲事且當大用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督盜淮南萬福至州杲懼徙屯

上元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至果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循淮鈔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免者十二三盡還所剽於民元甫將厚賞士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美賜具衣宮錦十雙久之詔以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萬福詣揚州還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願得萬福爲帥監軍使邀請之對曰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遂去以利州刺史鎮咸陽且留宿衛李正己反屯兵埇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于岸悉發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魏州飢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將米百車饑之贖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爲杜亞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耄何邪詔圖形凌烟閣數賜與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閼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

十與見威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以工部尙書致仕卒年九十萬福
自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蒞凡九州皆有惠愛初在泗州遇李希烈
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謂使者爲我白公妻老且醜
不足慰公意卒不行人稱其直

高固不知何許人或言四世祖侃永徽中爲北廷安撫使禽車鼻可汗以功爲
安東都護固生微賤爲家所賣轉爲渾瑊童奴字黃芩性敏慧有旅力善騎射
能讀左氏春秋瑊愛養之以齊有高固因以名以乳媼女女固從瑊屯朔方德
宗在奉天固仍從瑊賊突厥東雍門固引銳士長刀殺賊數十人曳車塞闕賊
不能入封渤海郡王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
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邠
寧節度使楊朝晟卒詔將并邠寧朔方爲一軍議以李朝寗爲節度劉南金副
之以詢邠軍咸曰如詔數日復劫固爲帥固曰然能聽吾言乃可衆唯唯固徇
曰毋殺人毋肆掠三軍皆順悅帝亦念固功乃拜邠寧節度使固本宿將且寬

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爲儕類輕笑及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憲宗時
檢校尚書右僕射入爲右羽林統軍卒贈陝州大都督

郝玼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嘗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
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
爲休養便地玭出或謂璘曰玼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
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今若用玼言則邊已安尙何事爲璘遂不聽及段佑
代節度玭又說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爲防獨西戎耳而塞至京師且萬里自祿
山反西陲盡亡寰內爲邊郡每慮入寇驅并闔父子與馬牛焚積聚殘室廬邊
人耗盡今若築臨涇以折虜勢便甚佑唯許請于朝卒詔城臨涇爲行原州以
玼爲刺史戍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玭在邊積三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
敵獲虜必刳剔而歸其屍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遷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原
行營節度使封保定郡王贊普常等玭身鑄金象令于國曰得生玭者以金玭
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爲慶州刺史卒佑本郭子儀牙將征伐有功貞元末爲

涇原節度使虜畏憚之終右神策大將軍

史敬奉者靈州人事朔方軍爲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十四年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齋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於瓠蘆河獲馬牛雜畜迨萬數賜寶封五十戶敬奉蓬陁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矛矢在手前無彊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其隊爲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與鳳翔將野詩良輔及郝玼皆以名雄邊良輔者後爲隴州刺史朝廷遣使至吐蕃虜輒言唐家稱和好豈妄邪不爾安得任良輔爲隴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七十考證

范希朝傳以游瓊政無狀使代之○舊書游瓊歿邠州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爲
節度兩書不合臣酉按游瓊傳遣兵築豐義二板而瀆寧卒大掠游瓊不能
禁詔用張獻甫代之是時游瓊未歿也及還京後乃歿耳當從新書

唐書卷一百七十考證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六

李烏王楊曹高劉石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以其地爲雞田州世襲刺史隸朔方軍光進與弟光顏少依舍利妻葛旃葛旃其女兄也初葛旃殺僕固瑩歸河東辛雲京遂與光進俱家太原以沈果稱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有功歷前後軍牙門將兼御史大夫代州刺史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都將時光顏亦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小大夫俄檢校工部尚書爲振武節度使賜姓以光寵之別詔光顏拜洛州刺史弟兄榮冠當時光進徙靈武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奴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光顏字光遠葛旃少教以騎射每歎其天資票健已所不逮長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劍南數搴旗蹈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洛二州刺史元和九年討蔡以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始踰月擢本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溵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當此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始裴度宣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義必立功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溵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中矛創甚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出則小溵河之堡可乘且重胤不可破遣大將田頴宋朝隱襲其城夷之賊失齋聚弘怒不救重胤違節度取頴等將戮之舉軍惜其材光顏不敢拒會中人景忠信至知其然卽矯詔械繫在所馳以聞有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言帝謂弘使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

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弘不悅自是與弘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悅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死者什三數其甲凡三萬悉畫雷公符斗星署曰破城北軍郾守將鄧懷金大恐其令董昌齡因是勸懷金降且來請曰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質賊有如不戰而屈且赤族請公攻城我舉火求援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顏許之賊已北昌齡奉僞印懷金率諸將素服開門待光顏入之城自壞者五十版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饑之乃飭名姝教歌舞六博襦褐珠琲舉止光麗費百鉅萬遺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侍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裴度築赫連城於滻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

顏力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棄騎去
顛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董重質弃洄
曲軍降愬光顏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
召對麟德殿賜與蕃渥命宴其第歸芻米二十車帝討李師道徙義成節度使
許以忠武兵自隨不三旬再敗賊濮陽拔斗門斬數千級上言許鄭兵合不可
用遂復鎮忠武吐蕃入寇徙邠寧軍時虜毀鹽州城使光顏復城之亦以忠武
兵從初田縉鎮夏州以叨沓開邊隙故党項引吐蕃圍涇州郝玼力戰破之光
顏聞賊至料兵以赴邠人慢言惄惄騰譟不肯行光顏爲陳說大義感慨流涕
聞者亦泣下遽卽路虜走出塞穆宗立召還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還軍賚況不貲以寵示羣臣俄徙鳳翔帝將伐鎮州復還忠武又兼深冀行
營節度使宰相百官班餞帝御通化門臨送賜珍器良馬玉帶光顏提軍深入
而餽運不至有詔以滄景德棣州益之光顏以宰相處置失宜辭兼領亦會赦
王廷湊復所治李邠亂汴州詔總軍出討朝受命暮卽戎翌日拔尉氏與汴人

戰琵琶溝未陣薄之賊走齐平進兼侍中敬宗初真拜司徒河東節度使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忠贈良厚及葬文宗以其功高復賜帛二千匹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許師勁悍常爲諸軍鋒故數立勳王仙芝黃巢反諸道告急多請以助守大校曹師罕以千五百人隸招討使宋威張貫以四千人隸副使曾元裕僖宗倚許軍以屏蔽東都有請以爲援率不報大將張自勉討雲南党項龐勛亂解圍壽州戰淮口以功累擢右威衛上將軍至是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解宋州圍威忌自勉成功請以隸麾下且欲殺之宰相得其謀不聽以自勉代元裕

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玼子也少爲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乃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譴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帝討淮蔡詔重胤以兵壓賊境割汝州隸其軍與李光顏相掎角大小百餘戰凡三年賊平再遷檢校司空進邠國公徙橫海軍建言河

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大帥雖有祿
山思明之姦能據一州爲叛哉臣所管三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
州法制脩立時以爲宜討王廷湊也出屯深州方朝廷號令乖迕賊寢不制重
胤久不敢進穆宗以爲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胤爲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
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文宗
初真拜司徒李同捷請襲父位帝方務靜安授同捷兗海以重胤耆將兼節度
滄景以齊州隸軍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懿穆重胤出行伍善撫士與下
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
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旣歿士二十餘人剗股
以祭子漢弘嗣爵居母喪奪爲左領軍衛將軍固辭帝嘉許之

石洪者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爲氏有至行舉明經爲黃州錄事參
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答重胤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
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爲我來邪乃具書幣邀辟洪亦謂重胤知己

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禮之後詔書召爲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有李珙者世
儒家珙獨尙材武有崖岸嘗至澤潞見李抱真欲署牙將聞其使酒不用都將
王虔休曰珙奇士不能用卽殺之無爲它人得也抱真不納虔休代節度引爲
將重胤禽從史珙將救之旣聞謀出朝廷乃止重胤愛其才討淮西也表爲行
營都將終右武衛上將軍

王沛許州許昌人少勇決爲節度使上官況所器妻以女署牙門將況卒屯壻
田偁脅況子襲領其軍謀殺監軍沛知其計密告之支黨悉禽德宗嘉美卽拜
行軍司馬而劉昌裔領節度奏沛爲監察御史有詔護況喪還京師帝召見歎
息以爲功異等嫌昌裔所請薄謂沛曰吾意殊未厭爾歸矣方使別奏沛未至
許拜兼御史中丞李光顏討吳元濟奇沛風概署行營兵馬使使將勁兵別屯
數破賊有功時詔書趣戰諸將觀望不敢度溵以壁沛引兵五千夜濟合流扼
賊衝遂城以居於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度圍郾城沛先結壘與賊對
蔡將鄧懷金遂降蔡平加兼大夫復從光顏定淄青及光顏鎮邠詔分許兵往

戍沛又爲都將救鹽州敗吐蕃以功擢寧州刺史徙陳州李承之亂以忠武節度副使率師討承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進拜兗海沂密節度使是時新建府俗犷鷙沛明示法制蒐閱以時軍政大治以檢校工部尚書徙忠武大和元年卒贈尚書右僕射

子逢從父征伐累功署忠武都知兵馬使太和中入爲諸衛將軍從劉沔石雄破回鶻於天德有士二千人未嘗戰欲冒賞賜逢不與或爲請之答曰士奮死取賞若無功而賞何哉武宗以逢用法嚴使宰相李德裕讓之逢曰戰者前踏白刃不以法人孰用命討劉稹也爲大原道行營將領陳許兵七千屯翼城稹平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後亦至忠武節度使云

楊元卿史失其何所人少孤慷慨有術略客江海上時高論人謂狂生吳少誠跋扈蔡州元卿以褐衣見署劇縣俄召入幕府又事少陽每奏事至京師頗爲宰相李吉甫慰納元卿還與少陽言君臣大義以動其心賊黨惡而共構之判官蘇肇保救乃免然元卿陰撓少陽事而輸款朝廷及元濟擅襲節度元卿

欲困其財使不振謬說曰先公卷于財諸將至寒餒府之有亡我具知之君若大賜將士以自固又卑辭厚禮邀事諸鎮則諸將悅庶幾助我吾爲君持表見天子安有不從者元濟許之既至則具條賊虛實請敕諸道執元濟誅之元濟覺乃殺其妻并四子圬爲一棚射之肇亦被害憲宗拜元卿岳王府司馬與李翹議僑置蔡州以元卿爲刺史優納降附壞賊黨與元卿入見願假度支錢及宅奏請不合旨又裴度以諸將討蔡三年功且成若又以州與元卿恐觖望生事議格更授光祿少卿蔡平超拜左金吾衛將軍建言淮西多怪珍寶帶往取必得帝曰我討賊爲人除害賊平我求得矣焉用寶止勿復言出爲汾州刺史復入爲金吾長慶初鎮魏易帥元卿具道所以成敗事穆宗久乃悟賜白玉帶擢涇原渭節度使元卿墾發屯田五千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居六年涇人德之徙節河陽何進滔亂魏博元卿請自齋三月糧舉軍出討文宗嘉美加檢校司空獻粟二十萬石助天子經費進光祿大夫徙宣武軍太和七年以疾歸東都授太子太保卒贈司徒然性儉巧所至聚斂諧結權近故

累更方任云

子延宗開成中爲磁州刺史與河陽兵謀逐帥自立事敗詔以元卿嘗毀家歸忠全其宗杖死延宗於京兆府賜還田產

曹華宋州楚丘人始從宣武軍縛亂將李迺送闕下節度使董晉署爲牙將後避仇奔東都會吳少誠叛留守王翃署華襄城戍將華浚隍埤堞日與賊搏數禽馘賊憚之憲宗初累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召至京師賜矛甲繒錦還屯拜寧州刺史未行屬吳元濟不受命詔河陽懷汝節度使烏重胤討之重胤請華自副戰青陵城賊大奔拔凌雲柵以功封陳留郡王蔡平進棣州刺史州與鄆比時賊略定滴河華遽逐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募羣盜可用者貸死補屯卒使據孔道賊至輒擊卻之不敢北擢橫海節度副使時朝廷披鄆爲三鎮其明年充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鄆人參別而戍有轉徙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兵左旣而出州兵乃閹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

赤氣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惡沂地褊請治兗許之自李正己盜齊魯俗益汙驚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鎮人害田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進華檢校工部尚書就充節度使李鄆叛以兵取宋州華不待命以兵逆擊破之鄆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徙鎮義成軍盜殺商賈吏捕得乃華嬖人華怒斷其頸以祭死者卒年六十九贈左僕射華雖出戎伍而勳必由禮愛重士大夫不以貴倨人至廝豎必待以誠信人以爲難

高瑀冀州蓨人少沈邃喜言兵釋褐右金吾胄曹參軍累遷陳蔡二州刺史入爲太僕卿忠武節度使王沛死衛軍諸將多自謂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僞欲任之會其軍表匱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鉅萬貧者假貸富人旣得所欲則椎斃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州比水旱無年瑀相地宜築隄庸百八十里時其鍾洩民賴不饑再加檢

校尚書右僕射六年徙節武寧軍以刑部尚書召辭疾拜太子少傅不閱月復詔節度忠武卒于鎮贈司空璫寬和居官無赫然譽所至稱治士人懷之

劉沔字子汪徐州彭城人父廷珍以羽林軍扈德宗奉天以戰功官左驍衛大將軍東陽郡王沔少孤客振武節度使范希朝署牙將軍中大會沔捉刀立堂下希朝奇之召謂曰後日必處吾坐希朝卒入爲神策將大和末遷累大將軍擢涇原節度使徙振武開成三年突厥劫營田沔發吐渾契苾沙陀部萬人擊之賊一轡無返者悉頒所獲馬羊于戰卒築都護府西北四壘進檢校戶部尚書武宗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回鶻寇天德詔以兵據雲伽關虜引去會昌二年又掠太原振武天子使兵部郎中李拭調兵食因視諸將能否拭獨稱沔乃拜河東節度兼招撫回鶻進屯鴈門關虜寇雲州沔擊之斬七裨將敗其衆以還太和公主功加檢校司空議者恨其薄又進金紫光祿大夫賜一子官虜殘衆走詔沔追北仍錄李靖平頡利事賜之軍還次代州歸義軍降虜三千使隸食諸道不受詔據滹沱河叛沔悉禽誅之劉稹阻命詔沔南討屯榆社沔素與

張仲武不協時方追幽州兵故徙義成會王宰逗留宰相李德裕表汎鎮河陽以滑兵二千壁萬善居宰肘腋下激之俾出軍稹平進檢校司徒徙忠武節度使以病改太子少保不任謁拜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六十五贈司徒

石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少爲牙校敢毅善戰氣蓋軍中王智興討李同捷收棣州使雄先驅度河鼓行無前初徐軍惡智興苛酷謀逐之而立雄智興懼變因立功奏除州刺史詔以爲壁州刺史智興由是殺雄素所善百餘人誣雄陰結士搖亂請以軍法論文宗素知其能不殺流白州徙爲陳州長史黨項擾河西召雄隸振武劉汎軍破羌有勞帝難智興久不擢會昌初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爲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佐劉汎屯雲州汎召雄謀曰虜離散當掃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如不捷吾則死之雄曰諾卽選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見罽車十餘乘從者朱碧衣譟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穴城夜

出縱牛馬鼓譟直擣烏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貲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武寧李彥佐討劉稹逗留以雄爲晉絳行營諸軍副使助彥佐是時王宰屯萬善劉沔屯石會關顧望莫先進雄受命卽勒兵越烏嶺破賊五壁斬獲千計賊大震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縑餘悉分士伍絲是衆感發無不奮武宗喜曰今將帥義而勇罕雄比者就拜行營節度使代彥佐徙河中稹危蹙其大將郭誼密獻款請斬稹首自歸衆疑其詐雄大言曰稹之叛誼爲謀主今欲殺稹乃誼自謀又何疑雄以七千人徑薄潞受誼降進檢校兵部尚書徙河陽初雄討稹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宣宗立徙鎮鳳翔雄素爲李德裕識拔王宰者智與子於雄故有隙潞之役雄功最多宰惡之數欲沮陷會德裕罷宰相因代歸白敏中猥曰黑山天井功所酬已厭拜神武統軍失勢快快卒

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爲奇功殊未知光顏於平蔡爲多也是時

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顏憑空堞以居故愬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
光顏之勝愬烏能奮哉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考證

石雄傳李彥佐討劉稹逗留以雄爲晉絳行營諸軍副使助彥佐○舊書李彥佐爲招撫使以晉州刺史李丕爲副臣酉按紀會昌三年九月李彥佐爲招討使石雄爲副四年三月以雄爲招討李丕爲副是丕爲雄副非爲彥佐副也副彥佐者乃雄耳舊書有脫文當從新書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考證

珍倣宋版印

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七

于王二杜范

于頓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蔭補千牛調華陰尉累勞遷侍御史爲吐蕃
計會使有專對材擢長安令駕部郎中出爲湖州刺史部有湖陂異時溉田三
千頃久廢廢頓行縣命脩復隄闥歲獲杭稻蒲魚無慮萬計州地庫薄葬者不
掩櫃頓爲坎瘞枯骨千餘人賴以安未幾改蘇州罷淫祠濬溝澗端路衢爲政
有績然暴橫少恩杖前部尉以逞憾觀察使王緯以聞德宗不省俄遷大理卿
爲陝虢觀察使慢言謝緯曰始足下効我三進官矣益自肆峻罰苛懲官吏懦
恐皆重足一迹參軍事姚峴不勝虐自沉于河貞元十四年拜山南東道節度
使是時吳少誠叛頓率兵自唐州戰吳房朗山取之禽其將李璨又勝之灌神
溝於是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擗然有專漢南意所悟者類

治軍法帝晚務姑息頓所奏建無不開允公斂私輸持下益急而慢於奉上誣
劾鄧州刺史元洪朝廷重違爲流端州命中人護送至襄陽頓遣兵劫洪還拘
之表責洪太重改吉州長史遣使厚諭乃已嘗怒判官薛正倫奏貶陝州長史
比詔下頓中悔奏復署舊職正倫死以兵圍其居彊使孽子與婚昵吏高洪縱
使剝下別將陳儀不勝忿刺殺洪一府驚潰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封燕國公俄擅以兵取鄧州天子未始誰何初裏有彝器天下以爲
法至頓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憲宗立權綱自出頓稍懼願以子尚
主帝許之遂入朝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準杜佑月三奉朝詔可時宦
者梁守謙幸於帝頗用事有梁正言者與頓子敏善敏因正言厚賂守謙求頓
出鎮久不報敏怒其給責所饋誘正言家奴支解之棄溷中家童上變詔捕頓
吏沈璧及佗奴送御史獄命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雜問
之頓與諸子素服待罪建福門門史不內屏營負牆立更遣人上章有司拒不
聞翌日復往宰相諭使還第貶爲恩王傅子敏竄雷州至商山賜死次子季友

奪二官正及方免官流壁封州正言誅死久之拜戶部尚書帝討蔡頤獻家財以助國帝卻之又坐季友居喪荒宴削金紫光祿大夫帝初欲頤告老宰相李逢吉謂得謝乃優禮非所以示責明年乃致仕宰司將以太子少保官之帝改署賓客鬱鬱不得意卒贈太保太常謚曰厲頤嘗制順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伎爲八佾聲態雄侈號孫吳順聖樂云季友尚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從穆宗獵苑中求改頤謚會徐泗節度使李愬亦爲請更賜謚曰思尚書右丞張正甫封還詔書右補闕高鈜博士王彥威持不可謂頤文吏倔彊犯命擅軍襄鄧欲脅制朝廷殺不辜留制囚遮使者僭正樂勢迫而朝非其宿心得全腰領而歿猶以爲幸不宜更謚帝不從方長慶時以勳家子通豪俠欲事河朔以策于宰相元稹而李逢吉黨謀傾執政乃告稹結客刺裴度事下有司驗無狀方坐誅

王智興字匡諫懷州溫人少驍銳爲徐州牙兵事刺史李洧洧棄李納挈州自歸納怒急攻洧智興能駛步奉表不數日至京師告急德宗出朔方軍五千擊

納解去自是爲徐特將討吳元濟也李師道謀撓王師數侵徐救蔡節度使李
愿遣智興率步騎拒賊其將王朝晏方攻沛智興逆擊敗之朝晏脫身保沂州
進破姚海兵五萬於豐北獲美妾三人智興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卽斬以
徇朝晏自沂以輕兵襲沛夜戰狄丘復破之累遷侍御史元和十三年伐師道
智興以步騎八千次胡陵與忠武軍會以騎畀其子晏平晏宰爲先鋒自率軍
繼之壞河橋收黃隊遂攻金鄉拔魚臺俘斬萬計賊平進御史中丞明年召還
爲沂州刺史長慶初河朔用兵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充武寧軍副使河北行營
諸軍都知兵馬使帥兵三千度河屬朝廷用崔羣爲武寧節度使羣畏智興難
制密請追還京師未報會赦王廷湊諸節度班師智興還羣遣寮屬迎之令士
委甲而入智興心不悅因勒兵斬關入殺異己者十餘輩然后謁羣謝曰此軍
情也羣乃治裝去智興以兵衛送還朝至埇橋掠鹽鐵院及貢物劫商旅逐濛
州刺史侯弘度朝廷甫罷兵不能討卽詔檢校工部尚書充本軍節度使智興
由是攀索財賂交權幸以賈虛名用度不足始稅泗口以佐軍須李齐攻宋州

智興悉銳師出宋西鄙破之漳口亦平加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同捷以滄德叛
智興請悉師三萬齋五月糧討賊詔拜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滄德行
營招撫使既戰降其將十輩銳士三千遂拔棣州諸將聞戰愈力遂有功入朝
燕麟德殿賜予備厚冊拜太傅封鴈門郡王進兼侍中改忠武河中宣武三節
度卒年七十九贈太尉子九人晏平晏宰知名

晏平幼從父軍以討同捷功檢校右散騎常侍朔方靈鹽節度使父喪擅取馬
四百兵械七千自衛歸洛陽御史劾之有詔流康州不卽行陰求援於河北三
鎮三鎮表其困改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廷老盧弘宣等還詔不敢下改永
州司戶參軍溫固執文宗諭而止

晏宰後去晏獨名宰少拳果長隸神策軍甘露之變以功兼御史大夫爲光州
刺史有美政觀察使段文昌薦之朝除鹽州刺史持法嚴人不甚便累擢邠寧
慶節度使回鶻平徙忠武軍討劉稹也詔宰以兵出魏博趨磁州當是時何弘
敬陰首鼠聞宰至大懼卽引軍濟漳水宰相李德裕建言河陽兵寡以忠武爲

援既以捍洛則并制魏博遂詔宰以兵五千椎鋒兼統河陽行營進取天井關
賊黨離沮德裕以宰乘破竹勢不遂取澤州以其子晏實守磁爲顧望計帝有
詔切責宰懼急攻陵川破賊石會關進攻澤州其將郭誼殺稹降宰傳稹首京
師遂節度太原宣宗初入朝厚結權幸求宰相周墀劾之乃還軍叶蕃引党項
回鶻寇河西詔統代北諸軍進擊以疾不任事徙河陽罷爲太子少保分司東
都進少傅卒晏實幼機警智興自養之故名與諸父齒稹平擢淄州刺史終天
雄節度使

杜兼字處弘中書令正倫五世孫初正倫無子故以兄子志靜爲後父虞爲鄭
州錄事參軍事安祿山亂逃去賊索之急宋州刺史李岑以兵迎之爲追騎所
害兼尙幼逃入終南山伯父存介爲賊執臨刑兼號呼願爲奴以贖遂皆免建
中初進士高第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其府積勞爲濠州刺史性浮險尙豪
侈德宗旣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歷年不徙兼探帝意謀自固卽脩武備募
占勁兵三千帝以爲才遂橫恣僚官章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

勅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畢出詔執賞等殺之二人無罪死衆莫不冤又妄繫令狐運而陷李藩欲殺之不克元和初入爲刑部郎中改蘇州刺史比行上書言李錡必反留爲吏部郎中尋擢河南尹杜佑素善兼終始倚爲助力所至大殺戮裒斂財賞極者欲適幸其時未嘗敗卒年七十家聚書至萬卷署其末以墜鬻爲不孝戒子孫云

從弟羔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兵亂不知所之羔憂號終日及兼爲澤潞判官鞠獄有媿辨對不凡乃羔母因得奉養而不知父墓區處晝夜哀慟它日舍佛祠觀柱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亦有耆老識其壠因是乃得葬元和中爲萬年令時許季同爲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繫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辯列尤苦尹不爲縱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官憲宗遣中使問狀具對府政苛細力不堪奉詔皆免官奪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爲直未幾授戶部郎中後歷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

子中立字無爲以門廩歷太子通事舍人開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
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脩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
崔盧耶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召見禁中拜著作郎
月中遷光祿少卿駙馬都尉尙真源長公主中立數求自試憒憒不樂因言朝
廷法令備具吾若不任事何賴貴戚撓天下法耶帝聞異之轉太僕衛尉二少
卿歷左右金吾大將軍京師惡少優戲道中具騶唱呵衛自謂盧言京兆驅放
自如中立部從吏捕繫立筆死遷司農卿繩吏急反爲中傷左徙慶王傅久之
復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答曰穀下百司養名不肯事如司農尤
叢劇陛下無遽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濟帝許之初度支度六宮飧錢移司農
司農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給於人權其子錢以給之既不以時黃門來督
責慢罵中立取錢納帑舍率五日一出吏不得爲姦後遂以爲法加檢校右散
騎常侍京兆尹缺宣宗將用之宰相以年少欲歷試其能更出爲義武節度使
舊僑車三千乘歲輓鹽海瀕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

不勞軍食足矣大中十二年大水汎徐兗青鄆而滄地積卑中立自按行引御
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卒年四十八贈工部尚書中立居官精明吏下
寒慄畏伏中雖坐累免及復用亦不爲寬假其天資所長云

杜亞字次公自云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校書郎杜鴻漸節
度河西奏署幕府入朝歷吏部員外郎鴻漸爲山南劍南副元帥亞與楊炎並
爲判官再遷諫議大夫亞自以當衡柄悒悒不悅李栖筠風望高時謂當宰相
故亞厚結納元載得罪亞與劉晏等劾治載死遷給事中常袞惡之出爲江西
觀察使德宗立召還亞意必任台宰倍道進與人語皆天下大政或以事祈謁
輒相然可帝知不悅也旣又建奏疏闕不稱旨罷爲陝虢觀察兼轉運使徙河
中劉晏抵罪貶睦州刺史興元初入遷刑部侍郎又拜淮西節度使至則治漕
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隄高卬田因得溉灌疏啓道衢徹壅
通堙人皆悅賴然承陳少游後裒率煩重用度無藝人冀有所矯革而亞雅意
丞弼厭外官往往不親事日夜召賓客言噱流連方春南民爲競度戲亞欲輕

駛乃繫船底使篙人衣油綵衣沒水不濡觀沼華邃費皆千萬隴西李衡在坐
曰使桀紂爲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爲颯詫曰要當稱是林沼衡曰未
有錦纜云何亞大慚自是府財耗竭貞元中罷歸宰相賣參憚其宿望以檢校
吏部尚書留守東都病風痺且廢猶欲固寵奏墾苑中爲營田可減度支歲稟
詔許之先是苑地可耕者皆留司中人及屯士占假亞計窘更舉軍帑錢與甸
人至秋取菽粟償息輸軍中貧不能償者發囷窖略盡流亡過半又賂中人求
兼河南尹帝審其妄使禮部尚書董晉代之賜亞還病不能謁卒年七十四贈
太子少傅謚曰肅

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父惲爲戶部員外郎與趙郡李華善有當世名傳
正舉進士宏辭皆高第授集賢殿校書郎歷歙湖蘇三州刺史有殊政進拜宣
歙觀察使代還坐治第過制憲宗薄不用改光祿卿以風痺卒贈左散騎常侍
傳正好古性精悍初自整飭宦益達用度益奢侈傾貲貨市權貴驕私公府如
家帑亦幸素有名得不敗云

唐書卷一百七十二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邑 撰

列傳第九十八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爲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爲帝高選故郊迎趨跼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中書舍人久之進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邦令裴寰才吏也不爲禮因構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霁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

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
曲兵帝歎度知言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
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韃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斃得不
死哄導駭伏獨驕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
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
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杖
及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卽對延英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擊不解內外大恐人累息及度當
國外內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時尚苛狹中朝士相遇金吾輒飛啓宰相
至闕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
見詔可會莊憲太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
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稽
樞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下處可王鐸死家奴告鐸子稷易父奏未冒遺獻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
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曰自鍔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爲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卻它相揣帝厭兵欲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彊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卽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意弘快快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室疑間之嫌於是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初逢吉忌度

帝惡居中撓沮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顥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憲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鬪死抵法餘一燭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既而申光平定以馬總爲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郾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請如詔度固不然騰奏申解全宥者甚衆策勳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戶三千復知政事程异皇甫鏞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纖人始得乘罅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柏耆脣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彊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

正請自黎陽濟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卽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深抵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禽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鈞止根引數十百人列筆挺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讞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列陳中人橫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繇是京師澄肅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辨則易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爲異鐹所構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穆

宗卽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帝以李光顏烏重胤爪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夫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俄兼押北山諸蕃使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卽上書痛暴稹過惡帝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召於是交章極論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彊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換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觀意感概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無奧援且久外爲姦檢恨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齋咨出涕舊儀閣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答帝以度勳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移克融廷湊書開說諄沓傳以大誼二人不敢桀皆願罷兵帝方憂深州圍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騰書布旨或曰賊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顧

望帝釋然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譁怒執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與政辭不對帝彊之度曰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嘗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邪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之胡不自聞何哉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比尙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帝亟曰前語姑置直謂今日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帝曰顧太后養爲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伎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尙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翼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爲嗣逢吉旣代相思有以牙擊之引所厚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權輿等內結宦官種支黨醜沮日聞乃出

度山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長慶四年王廷湊屠元翼之家敬宗羞惋歎宰輔非其人使兇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于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爲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帝雖孺蒙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尉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偽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糗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闈署屯百

司之區荒圮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朱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詭言慢已并訴所賜濫惡又匱假度支帛三十萬匹不者軍必有變且請遣工五千助治東都須天子東巡帝怒患之欲遣重臣臨慰度曰克融無憲而悖是將亡譬猛虎自哮躍山林憑窟穴則然勢不得離其處人亦不爲懼陛下無庸遣重使第以詔書言中人倨驕須還我自責譴春服不謹方詰有司所上工宜卽遣已詔在所供擬此則賊謀窮矣陛下若未能然則答宮室營繕旣有序毋遣工爲重勞朝廷緣召發乃有賜與朕無所愛獨與范陽體不可爾帝曰善用度次策克融聽命歸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

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爲數視朝未幾判度支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滄景軍度奏討平之卽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奏可進階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戶三百度懇讓不得可乃受實封太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擇上醫護治中人日勞問相躡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讓免冊禮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媚度勛業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卽白帝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白罷元和所置臨漢監數千馬納之校以善田四百頃還襄人頃之固請老不許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姬賓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武德縣主藏史盜錢亡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溫造獄其令王賞責負繫三年母死弗許喪度爲帝言之賞得釋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

賢里沼石林叢岑縹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
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
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
牢辭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爲朕臥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
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
朝三年以病匱還東都真拜中書令臥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已宴羣臣
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別
詔曰方春慎疾爲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
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以詩置靈几冊贈太傅謚文忠贈禮優縟命京
兆尹鄭復護喪度臨終自爲銘誌帝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爲
請無私言會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詔配享憲宗廟廷度退然纔中人而神
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

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四朝

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葬管城遠今廟食五子識諗知名
識字通理性敏悟凡經目未始忘推蔭補京兆參軍擢累大理少卿王師討劉
稹爲供軍使稹平改司農卿進湖南觀察使入拜大理卿襲晉國公半封爲涇
原節度使時蕃酋尚恐熱上三州七關列屯分守宣宗擇名臣以識帥涇原畢
誠帥邠寧李福帥夏州帝親臨遣識至治堠障整戎器開屯田初將士守邊或
積歲不得還識與立戍限滿者代親七十近戍由是人感悅加檢校刑部尚書
徙鳳翔忠武天平邠寧靈武等軍進檢校尚書右僕射靈武地斥鹵無井識誓
神而鑿之果得泉歷六節度所莅皆有可述卒贈司空謚曰昭

諗有文籍蔭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子思度勳望故待諗有加爲
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詔加承旨適會帝幸其院諗卽稱謝帝曰可歸與妻
子相慶取御奩果以賜諗舉衣跪受帝顧宮人取巾裹賜之後爲太子少師封
河東郡公黃巢盜國迫以僞官不從遇害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

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
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愴人腐夫乘釁
鐫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浮沉爲
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訛云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

卷之三

人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考證

裴度傳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于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媚
度勳業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臣酉按舊書云初王播廣
事進奉度亦掇拾羨餘以効播後進宰相李牛等不悅其所爲其語意竟似
牛李以公心惡度者當以新書爲實

唐書卷一百七十三考證

人之感物亦審矣故其說多
遺失本末混雜而其說之多數者則以蘇軾所傳者爲最詳
其說有二端一曰以爲物生於吾心一曰以爲外於吾心
其說之多數者則以蘇軾所傳者爲最詳

○

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九

二 李元牛楊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父顏有錮疾逢吉自料醫劑遂通方書舉明經又擢進士第范希朝表爲振武掌書記薦之德宗拜左拾遺元和時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改中書舍人知禮部貢舉未已事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禮部尚書王播署榜逢吉性忌刻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沮止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卽位徙山南東道緣講侍恩陰結近倅長慶二年召入爲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度嘗條稹儉佞逢吉以爲其隙易乘遂并中之遣人上變言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爲稹刺度帝命尚書左僕射韓皋給事中鄭覃與逢吉參鞫方無狀稹度坐是皆罷逢吉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動詭薄者更

相挺以詆傷度於是李伸韋處厚等誦言度爲逢吉排迮度初得留時已失河
朔王智興以徐叛李鄆以汴叛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中外交章言之
帝訖不省度遂外遷鄆平進尚書右僕射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人梁守
謙劉弘規王守澄議請立景王爲皇太子帝不能言領之而已明日下詔皇太
子遂定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爲奧援自是肆志無
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傳會
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
得所欲未幾封涼國公敬宗新立度求入觀逢吉不自安張權輿爲作讖言以
沮度而韋處厚亟爲帝言之計卒不行有武昭者陳留人果敢而辯度之討蔡
遺說吳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撓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
史罷歸不得用怨望與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彙居長安中以氣俠
相許逢吉與李程同執政不叶程族人仍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顧逢吉持不
可昭愈憤酒所語其友劉審欲刺逢吉審竊語權輿逢吉因彙召見昭厚相結

納忿隙得解逢吉素厚待彙嘗與書曰足下當以自求字僕吾當以利見字君
辭頗猥昵及度將還復命人發昭事由是昭彙皆下獄命御史中丞王播按之
訓諷彙使誣昭與李程同謀不然且死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爲也獄成昭
榜死彙流崖州涉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訓流象州擢審長壽主簿而逢吉謀
益露昭死人皆冤之初逢吉興昭獄以止度入而不果天子知度忠卒相之逢
吉於是寢疎以檢校司空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表李續自副張又新行
軍司馬頃之檢校司徒初門下史田伾倚逢吉親信顧財利進婢嬖之伾坐事
匿逢吉家名捕弗獲及出鎮表隨軍滿歲不敢集使人僞過門下省調房州司
馬爲有司所發卽襄州捕之詭讛不遣御史劾奏詔奪一季俸因是貶續爲涪
州刺史又新汀州刺史久乃徙宣武以太子太師爲東都留守及訓用事召拜
尚書左僕射足病不能朝以司徒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成無子以從
弟子植嗣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六代祖巖爲隋兵部尚書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
唐書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 一一 中華書局聚

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
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而橈國政稹謂宜選
正人輔導因獻書曰伏見陛下降明詔脩廢學增胄子然而事有先於此臣敢
昧死言之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
讟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者教也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
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閱淫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
不備珍異及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
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諭焉回佞庸違固吾所積懼詔之者易辨焉人
之情莫不耀所能黨所近苟得志必快其所蘊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游鳥乘
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
侯措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之生也詩書不
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日恣睢天下之人
未盡愚而亥不能分馬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宮矣若秦亡則有以

致之也太宗爲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卽位後雖間宴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貞觀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高不爲司議郎其驗也母后臨朝翦棄王室中睿爲太子雖有骨鯁敢言之士不得在調護保安職及讒言中傷惟樂工剖腹爲證豈不哀哉比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不疾廢眊曠卽休戎罷帥者處之又以僻滯華首之儒備侍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召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臣以爲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者故不之省詔更正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宮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況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太子洎諸王齒胄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輶禽色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羣臣莫得與

此亂萌也人君始卽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下之志需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爲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況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左右前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太宗初卽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事者唯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感意曾不以忌諱爲虞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四方言得失於外不數年大治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下盡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夫樂全安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

喜順從怒饗犯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爲子孫建永安計也爲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陛下卽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讐函曾未聞雪冤決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蓋下不能有所發明耳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它有司或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升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觀時尚有房杜王魏輔翊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羣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畋游于時論修高弘本豆盧靖等出爲刺史閱旬追還詔書稹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爲河南尉以母喪解服除拜

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沒入塗山甫等八
十餘家田產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礪黨怒俄分司東都時浙西觀察
使韓臯杖安吉令孫澥數日死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孟昇喪乘驛內喪郵中吏
不敢止內園擅繫人踰年臺不及知河南尹誣殺諸生尹太階飛龍使誘亡命
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賈錢千萬凡十餘事悉論奏
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稹舉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停務詔薄式罪召稹還次敷水
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
體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羣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次號州
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
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
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稹今安
在曰爲南宮散郎卽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
其進非公議爲士類訾薄稹內不平因誠風俗詔歷詆羣有司以逞其憾俄遷

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
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郤之度三上疏劾弘簡
稹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羣議乃罷弘簡而出稹爲工
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稹思立奇節
報天子以厭人心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稹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
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
虛告二十以便宜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誅裴度曰于方爲稹
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臯鄭覃及逢吉雜治無刺度狀
而方計暴聞遂與度偕罷宰相出爲同州刺史諫官爭言度不當免而黜稹輕
帝獨憐稹但削長春宮使使者慰稹再拜徙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
責京兆免捕賊尉使使者慰稹再拜徙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
不勝其疲稹奏罷之太和三年召爲尚書左丞務振綱紀出郎官尤無狀者七
人然稹素無檢望輕不爲公議所右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

節度使卒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所論著甚多行于世在越時辟寶輦輦天下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工屬文第進士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鞭訏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楊於陵鄭敬章貫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調去僧孺調伊闢尉改河南遷監察御史進累考功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穆宗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賂宦侍爲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貲

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繇是遂以相尋遷中書侍郎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是時政出近倅僧孺數表去位帝爲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惡亟圮歲增築賦蓑茅於民吏倚爲擾僧孺陶甓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又廢沔州以省冗官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不宜棄外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不時召宰相問計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夫范陽自安史後國家無所繫休戚前日劉總挈境歸國荒財耗力且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繇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扞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是時吐蕃請和約弛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上言韋臯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策僧孺持不可曰吐蕃縲地萬里失一維州無害其彊今脩好使者尙未至遽致今以生羌二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羣臣大議請如德裕

反其言且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彼來責曰何故失信贊普牧馬蔚茹
川若東襲隴坂以騎綴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則京師戒嚴是雖得百維州何
益帝然之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之帝亦以爲不直會中
尉王守澄引纖人竊議朝政宅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
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
生業私室無彊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讐雖未及至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
非臣所及退謂它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固請罷乃檢校尚書左
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副大使天子旣急於治故李訓等投隙得售其妄幾
至亡國開成初表解劇鎮以檢校司空爲東都留守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
致嘉石美木與賓客相娛樂三年召爲尚書左僕射僧孺入朝會莊恪太子薨
旣見陳父子君臣人倫大經以悟帝意帝泫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謁檢校司空
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彝樽龍勺詔曰精金古器以比況君子卿宜少
留僧孺固請乃行會昌元年漢水溢壞城郭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

明年以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從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
狀又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恨歎之武宗怒黜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
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還爲太子少師卒贈太尉年六十九謚曰
文簡諸子蔚叢最顯

蔚字大章少擢兩經又第進士繇監察御史爲右補闕大中初屢條切政宣宗
喜曰牛氏果有子差尉人意出金州刺史遷累吏部郎中失權倖意貶國子博
士分司東都復以吏部召兼史館修撰咸通中進至戶部侍郎襲奇章侯坐累
免未一歲復官久之檢校兵部尚書山南西道節度使治梁三年徐州盜起神
策兩中尉諷諸藩悉財助軍蔚索府帛三萬以獻中人嫌其吝用吳行魯代之
黃巢入京師遁山南故更民喜蔚至爭迎候因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子
徽

徽舉進士累擢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濫吏多姦歲調四千員徽治以剛明
杜干請法度復振蔚避地于梁道病徽與子扶籃輿歷閣路盜擊其首血流面

持輿不息盜迫之徽拜曰人皆有父今親老而疾幸無駭驚盜感之乃止及前
谷又逢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進帛裹創以餧飲奉蔚留信宿
去抵梁徽趨蜀謁行在丐歸侍親疾會拜諫議大夫固辭見宰相杜讓能曰上
遷幸當從親有疾當侍而徽兄在朝廷身乞還營醫藥時兄循已位給事中許
之父喪客梁漢終喪以中書舍人召辭疾改給事中留陳倉張濬伐太原引爲
判官敕在所敦遣徽太息曰王室方復瘞藏殫耗當協和諸侯以爲藩屏而又
濟以兵諸侯離心必有後憂不肯起濬果敗復召爲給事中楊復恭叛山南李
茂貞請假招討節伐之未報而與王行瑜輒出兵昭宗怒持奏不下茂貞亟請
帝召羣臣議無敢言徽曰王室多難茂貞誠有功今復恭阻兵而討之罪在不
俟命爾臣聞兩鎮兵多殺傷不早有所制則梁漢之人盡矣請假以節明約束
則軍有所畏帝曰然乃以招討使授茂貞果有功然益偃蹇帝使宰相杜讓能
將兵誅討徽諫曰岐國西門茂貞憑其衆而暴若令萬分一不利屈威重奈何
願徐制之不聽師出帝復召徽曰今伐茂貞彼衆烏合取必萬全卿計何日有

捷對曰臣職諫爭所言者軍國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
臣職也既而師果敗遂殺大臣王室益弱俄繇中書舍人爲刑部侍郎襲奇章
男崔胤忌徽之正換左散常侍徙太子賓客以刑部尚書致仕歸樊川卒贈吏
部尚書

叢字表齡第進士繇藩帥幕府任補闕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
惟能舉職爲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以司勳
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帝勞曰卿非得怨宰相乎對曰陛下比詔不由刺史縣令
不任近臣宰相以是擢臣非嫌也卽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紺卽賜紫
爲越等乃賜銀紺咸通末拜劍南西川節度使時蠻犯邊抵大渡進略黎雅叩
邛崐關謾書求入朝且曰假道叢囚其使四十人釋二人還之蠻懼卽引去僖
宗幸蜀授太常卿以病求爲巴州刺史不許還京爲吏部尚書嗣襄王亂叢客
死太原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調華州參軍事舉賢良方正與牛僧

孺誠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久流落不偶去從藩府辟署入授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裴度伐蔡引爲彰義觀察判官蔡平遷駕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卽位進中書舍人時翻爲華州刺史父子同拜世以爲寵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干丐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計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俄復爲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沖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筍寶歷初累進兵部侍郎父喪解太和中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卽引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己者德裕所善皆逐之遷中書侍郎久之德裕爲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爲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爲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爲刺史帝然之卽以虞卿爲常州元夫爲汝州蕭澣爲鄭州宗閔曰虞卿位給事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

如臣之詳虞卿日見賓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不得對俄以同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始用事疾德裕共訾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進封襄武縣侯恣肆附託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極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嘗詆鄭覃爲妖氣今自爲妖耶卽出爲明州刺史貶處州長史訓注乃劾宗閔異時陰結駙馬都尉沈巖內人宋若憲宦者韋元素王踐言等求宰相且言頃上有疾密問術家呂華迎考命曆曰惡十二月而踐言監軍劍南受德裕賊復與宗閔家私乃貶宗閔潮州司戶參軍事巖逐柳州元素等悉流嶺南親信並斥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人駭栗連月霽晦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開成初幽州史元忠河陽李載義累表論洗乃徙爲衢州司馬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宦人諷帝帝因紫宸對果曰朕念宗閔久斥應授一官覃曰陛下徙令少近則可若再用臣請前免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

卽死爲幸寶曆時李續張又新等號八關十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李珏曰此李逢吉罪今續喪闕不可不任以官夷行曰不然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何惜數檢人使亂紀綱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憎愛奪帝曰州刺史可乎覃請授洪州別駕夷行曰宗閔始庇鄭注階其禍幾覆國嗣復曰陛下向欲官鄭注而宗閔不奉詔尙當記之覃質曰嗣復黨宗閔者彼其惡似李林甫嗣復曰覃言過矣林甫妬賢忌功夷滅十餘族宗閔固無之始宗閔與德裕俱得罪德裕再徙鎮而宗閔故在貶地夫懲勸宜一不可謂黨因折覃曰比殷侑爲韓益求官臣以其昔坐贓不許覃託臣勿論是豈不爲黨乎遂擢宗閔杭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旣而覃夷行去位嗣復謀引宗閔輔政未及而文宗崩會昌中劉稹以澤潞叛德裕建言宗閔素厚從諫今上黨近東都乃拜宗閔湖州刺史稹敗得交通狀貶漳州長史流封州宣宗卽位徙柳州司馬卒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旣寢貴喜權勢初爲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爲相宗閔遂與爲怨韓愈爲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是敗子琨瓊

皆擢進士令狐綯作相而瓊以知制誥歷翰林學士綯罷亦爲桂管觀察使不
善御軍爲士卒所逐貶死宗閔弟宗冉其子湯累官京兆尹黃巢陷長安殺之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閱
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
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八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學宏辭與裴度
柳公綽皆爲武元衡所知表署劍南幕府進右拾遺直史館尤善禮家學改太
常博士再遷禮部員外郎時於陵爲戶部侍郎嗣復避同省換他官有詔同司
親大功以上非聯判句檢官長皆勿避官同職異雖父子兄弟無嫌遷累中書
舍人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之然不欲越父當國故權知
禮部侍郎凡二朞得士六十八人多顯官文宗嗣位進戶部侍郎於陵老求侍
不許喪除擢尚書左丞太和中宗閔罷嗣復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宗閔復相
徙西川開成初以戶部侍郎召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俄與李珏並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弘農縣伯仍領鹽鐵後紫宸奏事嗣復爲帝言陸洿屏居民間而上

書論兵可勸以官珏趣和曰士多趨競能獎滯貪夫廉矣比竇洵直以論事見賞天下釋然況官滯耶帝曰朕賞洵直褒其心爾鄭覃不平曰彼包藏固未易知嗣復曰洵直無邪臣知之覃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免卽再拜祈罷珏見言切繆曰朋黨固少弭覃曰附離復生帝曰向所謂黨與不已盡乎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故在珏乃陳邊事欲絕其語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珏嫉朋比珏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謂誰爲黨邪因當香案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尉安之它日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賊亂非重之也珏曰治亂宜直推人事耳帝曰然又問天后時有起布衣爲宰相者未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爲之計耳必責能否要待歷試乃可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故事正衡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璡趙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

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付史官它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又問延英政事孰當記之珏監修國史對曰臣之職也陳夷行曰宰相所錄恐掩蔽聖德自盜美名臣向言不欲威權在下者此也珏曰夷行疑宰相賣威權貨刑賞不然何自居位而爲此言邪臣得罷爲幸覃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復曰開成初覃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珏同進臣不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也縱陛下不忍加誅當自殄滅卽叩頭請從此辭不敢更至中書乃趨出帝使使者召還曰覃言失何及此邪覃起謝曰臣愚不知忌諱近事雖善猶未盡公臣非專斥嗣復而遽求去乃不使臣言耳嗣復曰陛下月費俸稟數十萬時新異賜必先及將責臣輔聖功求至治也使不及初豈臣當死累陛下之德奈何惟陛下別求賢以自輔帝曰覃偶及之奚執咎嗣復闔門不肯起帝乃免覃夷行相而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反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粃滓者菁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未幾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

內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復爲吏部尚書出爲湖南觀察使會
誅薛季稜劉弘逸中人多言嘗附嗣復珏不利於陛下帝剛急卽詔中使分道
誅嗣復等德裕與崔鄆崔珙等詣延英言故事大臣非惡狀明白未有誅死者
昔太宗玄宗德宗三帝皆常用重刑後無不悔願徐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
所容不欲人以爲冤帝曰朕纘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且珏等各有附會若珏
季稜屬陳王猶是先帝意如嗣復弘逸屬安王乃內爲楊妃謀且其所給書曰
姑何不斂天后德裕曰飛語難辨帝曰妃昔有疾先帝許其第入侍得通其謀
禁中證左尤具我不欲暴于外使安王立肯容我耶言畢戚然乃曰爲卿赦之
因追使者還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立起爲江州刺史以吏部尚書召道岳州
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孝穆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
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
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爲美嗣復五子其顯者

授損

授字得符於昆弟最賢由進士第遷累戶部侍郎以母病求爲祕書監後以刑部尚書從昭宗幸華徙太子少保卒贈尚書左僕射

子賾字公隱累擢左拾遺昭宗初立數遊晏上疏極諫歷戶部員外郎崔胤招朱全忠入京師賾挈族客湖南終諫議大夫

損字子默繇蔭補藍田尉至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爲相欲易其廢以廣第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卒不與巖不悅使損按獄黔中踰年還三遷絳州刺史巖罷去召爲給事遷京兆尹與宰相盧攜雅不叶復除給事中陝虢軍亂逐觀察使崔蕡命損代之至則盡誅有罪者拜平盧節度使徙天平未赴復留卒官下

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儒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逢吉險邪稹浮躁嗣復辯給固無足言幸主辱昏不底於戮治世之罪人歟